

群書治要
360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恭錄自—《印光大師文鈔三編卷四 靈巖山寺念誦儀規題辭》

《群書治要》序

《群書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西元五九九年——六四九年）於貞觀初年下令編輯。太宗十六歲隨父從軍，起義平定動亂的社會，戎馬倥偬十餘年。二十七歲即帝位後，偃武修文，特別留心於治平之道，休生養民。

太宗英武善辯，遺憾早年從軍，讀書不多。鑑於前隋滅亡之失，深知創業不易，守成維艱，在位期間，鼓勵群臣進諫，批評其決策過失。令諫官魏徵及虞世南等，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資政史料，擷取六經、四史、諸子百家，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精要，匯編成書。上始五帝，下迄晉代，自一萬四千多部、八萬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種，共五十餘萬言。

書成，如魏徵於序文中所說，實為一部「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的治世寶典。太宗喜其廣博而切要，日日手不釋卷。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卿等力也」。由是而知，貞觀之治的太平盛況，此書貢獻大矣！誠為從政者必讀之寶典。

然因當時中國雕版印刷尚未發達，此書至宋初已失傳，《宋史》亦不見記載。所幸者，日本金澤文庫藏有鎌倉時代（一一九二——一三三〇年）日本僧人手寫《群書治要》的全帙。並於清乾隆六十年，由日人送回中國本土。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和臺灣分別以此版為底本影印出版。二〇一〇年歲末，淨空幸得此書，反覆翻閱，歡喜無量，深刻體會古聖先賢之文化教育，的能為全世界帶來永恆之安定和平。最極關鍵者，即國人本身，必須真正認識傳統文化，斷疑啟信。聖賢傳統文化實為一切眾生自性流露，超越時空，互古彌新。學習關鍵，端在「誠敬」二字。《曲禮》曰：「毋不敬。」前清康熙曰「臨民以主敬為本」。「誠與敬，千古相傳之學，不越乎此。」程子曰：「敬勝百邪。」說明修身進德、利世濟民，唯「誠敬」二字，方能圓成。若對古聖先王之教育毫無誠敬，縱遍覽群籍，亦難獲實益。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也。

過去孫中山先生於三民主義講演中（民族主義第四講）曾云，「歐洲的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諸君都知道世界上學問最好的是德國，但是現在德國研究學問的人，還要研究中國的哲學，甚至於研究印度的佛

理，去補救他們科學之偏。」

英人湯恩比博士更云：「欲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唯有孔孟學說與大乘佛法。」靜觀今日世界亂象紛呈，欲救世界、救中國，唯有中國傳統文化教育能辦到。老祖宗留傳至今的治國智慧、理念、方法、經驗與成效，均是歷經千萬年考驗所累積的寶藏結晶。《群書治要》至珍至貴！果能深解落實，天下太平，個人幸福，自然可得；背道而行者，則不免自招災殃，禍患無窮。淨空深知今日《群書治要》之重現，實有其神聖使命，歡喜委託世界書局重新影印出版一萬套，擬贈兩岸三地暨世界各國、各黨、各級領導共同學習，則和諧社會、大同之治的世界指日可待。欣見《群書治要》重新出版在即，閻初仁者囑余為序，謹以此數語，表隨喜讚嘆之意。

淨空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香江

《群書治要360》序

《群書治要》一書，是中國古聖先王修齊治平之智慧、方法、經驗、效果的集大成之作，是歷經千萬年考驗所累積的文化寶藏。這部寶典既能助唐太宗開創「貞觀之治」，也必能為當今各個階層的領導者提供可貴借鑑。而對於生活在社會中的每個人，《群書治要》也是修身、治家、處事的智慧源泉。

為讓有心領納先哲智慧的讀者能迅速地吸收全書的菁華，以運用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中心組成選譯小組，製作了這一文白對照的選本。我們將《群書治要》整理為六個大綱：君道、臣術、貴德、為政、敬慎、明辨，每個大綱中，又歸納了若干條目。從全書中，我們力求選取既切合當代社會需要，而又精闢簡明的短文，最後經過幾輪篩選，選定了現前這三百六十段。而對選文進行白話翻譯，則參考各種譯本，加以推敲討論。譯完若覺仍欠圓

滿，則在譯文後稍加發揮，以便讀者更好地領納先賢的精神。

由於學識有限、時間倉促，本書定有許多疏漏之處，敬請諸位仁人不吝賜教。衷心祝願每一位讀者，身心和諧、家庭和樂、事業和順，讓我們共同創造和諧世界！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目 錄

《群書治要》序	一
《群書治要360》序	四
壹、君道	
一、修身	一
甲、戒貪	一
乙、勤儉	三
丙、懲忿	三
丁、遷善	五
戊、改過	六
二、敦親	八
三、反身	一〇
四、尊賢	一六
貳、臣術	
一、立節	二八
二、盡忠	三〇
三、勸諫	三一
四、舉賢	三三
參、貴德	
一、尚道	三四
二、孝悌	三八
五、納諫	二一
六、杜讒邪	二四
七、審斷	二五
	一

三、仁義	肆、為政	四五
四、誠信		四五
五、正己		四九
六、度量		五四
七、謙虛		五四
八、謹慎		五九
九、交友		五六
十、學問		六六
十一、有恆		六八

肆、為政

三、仁義	四、誠信	五、教化	六、禮樂	七、愛民	八、民生	九、法古	十、綱紀	十一、賞罰	十二、法律	十三、慎武	十四、將兵	一、微漸
二、任使	五、正己	六、度量	七、謙虛	八、謹慎	九、交友	十、學問	十一、有恆	十二、六	十三、六	十四、六	一、七〇	一一八
一、務本	六、度量	七、謙虛	八、謹慎	九、交友	十、學問	十一、有恆	十二、六	十三、六	十四、六	一、一二四	一一六	一、一二六
為政	五、教化	六、禮樂	七、愛民	八、民生	九、法古	十、綱紀	十一、賞罰	十二、六	十三、六	十四、六	一、九五	一、九二
八三	四五	一〇二	一〇八	一一四	一一五	一一六	一二二	一二四	一二六	一二九	一、九五	一、九二

二、風俗 一三六

三、治亂 一三八

四、鑒戒 一四〇

五、應事 一四八

六、慎始終 一五二

七、養生 一五三

陸
、明辨

一、邪正 一五五

二、人情 一五七

三、才德 一六〇

四、朋黨 一六一

五、辨物 一六一

六、因果 一六四

【附錄】

文字及標點整理說明 一六七

壹、君道

一、修身

甲、戒貪

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卷十九 漢書七）

【白話】自成康盛世以來，將近千年，想使天下大治的人很多，然而太平盛世再也不復出現，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領導者捨棄法令制度，放縱自己的私欲，奢侈風行而荒廢了仁義。

二 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卷二十六 魏志下）

【白話】大凡事物成長得快則衰亡也快，緩慢適時地成就才會有好的結果。早晨開花的植物，到了傍晚就會凋落；茂盛的松柏，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不

會枯萎。所以，道德很高尚的君子不求很快得到成效。

●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卷十一 史記上）

【白話】貨利本身，是萬物所生產出來的，是天地所孕育出來的，如果有人要想獨佔，會導致很多禍害。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卷三十四 老子）

【白話】貪戀色彩的綺麗，使人眼目如盲，不能看清事物真相；追求音聲的娛樂，使人耳朵如聾，不能聽到聲音的真義；講究美食的享受，使人口舌失去辨味能力，不能嘗到食物的真味；沉迷騎馬打獵的快意，使人心神狂妄暴躁，不能回歸平和清寧；羨愛稀有難得的物品，使人貪心增長，行為舉止偏差。

●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弗亡。

（卷二 尚書）

【白話】皇祖大禹有這樣的話：在內迷戀女色，在外迷戀遊獵，縱情飲酒毫不節制，貪嗜歌舞不知滿足，住著高大的房子，牆上還雕飾彩色圖案。以上幾項只要沾有一項，就沒有不亡國的。

●故亂國之主，務於廣地，而不務於仁義，務於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卷三十五 文子）

●【白話】所以使國家動亂導致衰敗的國君，只顧致力於擴大地盤，而不致力於推行仁義；只顧致力於佔居高位，而不致力於推行道德。這種做法，實際上是放棄了使國家長存的條件，而造成了走向滅亡的後果。

●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則群臣知所要矣。（卷四十八 體論）

●【白話】君主最大的禍患，沒有比愛好虛名更大的了。一旦君主愛好虛名，群臣了解君主想要的是什麼，就會投其所好。

乙、勤儉

●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

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卷十四 漢書二）

【白話】古代的人說：「一個農夫不耕種，有的百姓就要挨餓；一個婦女不織布，有的百姓就會受凍。」萬物生長是有時節的，但使用卻沒有節制，這樣財物一定會用盡。古代治理天下，達到非常細緻周詳的地步，所以有充足的積蓄可以依靠。

故脩身治國也，要莫大於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於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於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卷四十七 政要論）

【白話】所以，修身治國，沒有比節制欲望更重要的了。經傳（《禮記》）上說：「欲望不可放縱。」遍觀有家有國的領導者，其取得成功，無一不是憑藉勤儉節約；其導致失敗，無一不是由於奢侈浪費。勤儉的人節制欲望，奢侈的人放縱情感。放縱情感的人危險，節制欲望的人安全。

丙、懲忿

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釤禾以計蝗蟲，伐木以殺蛣。蛣作蠹 蟑，減食減食作食毒 以中蠭蟲，撤舍以逐雀鼠也。（卷五十 抱朴子）

【白話】禁令不明確，卻用嚴刑來平定禍亂；朝廷對戰事謀劃不當，沒有反省，卻竭盡兵力去侵犯鄰國。這就好像割掉莊稼以消滅蝗蟲，砍掉樹木以消滅蛀蟲，吞下毒藥以殺死跳蚤、蟲子，拆除房舍以驅逐麻雀、老鼠一樣。

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卷十七 漢書五）

【白話】作為君主的聖人，時時以天下人民的利益為考量，不因為自己個人的憤怒傷害了天下的公義。

丁、遷善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卷九 論語）

【白話】孔子說：「我與他人的相處中，他人的言行，必定有可以讓我學習

效法之處。選擇他好的方面向他學習，對他做得不好的地方，反省自身，若有類似情況，則自我改正。」

戊、改過

(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卷九 論語）

(四)

【白話】孔子說：「一個人有過而不改，這是真正的過錯。」

(五)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卷九 論語）

【白話】子貢說：「君子的過錯，就像日食、月食：犯了過錯，人人都看得見；改正了，像日月食後重現光明那樣，人人都敬仰他。」

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卷十七 漢書五）

【白話】從前聖明的君主的制度，史官在前記載過失，樂工朗誦規勸的詩

篇，百姓在路上言論，商人在市集上議論，這樣君主才能聽到自己的過失。聽到了過失就改正，看見了符合道義的事立刻就效法，這是他們長久擁有天下的原因。

(二) 大忌知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有行如此，之謂大忌也。（卷三十一 韶子）

【白話】人的重大忌諱是知道自己的過錯而不改正，以至傷害身心，乃至喪失生命，如此行事，可稱為人的大忌了。

(七) 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知知作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卷四十六 中論）

【白話】古人曾說，人難以做到的有兩件事，樂於別人指出缺點並加以改正，很難做到；把自己的缺點告訴別人，也很難做到。

二、敦親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形_{形作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卷九 孝經）

【白話】孔子說：「天子真正親愛自己的父母，也就不敢厭惡別人的父母；真正尊敬自己的父母，也就不敢輕慢別人的父母。天子竭盡愛敬之心去侍奉父母，將這種德行教化推行到百姓身上，作為天下的典範，這就是天子的孝道啊！《尚書·呂刑》裡說：『天子有愛敬父母的善德，天下萬民都會仰賴他，國家便能長治久安。』」

（一九）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也；傷其本，則支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則大化憲於天下。」（卷十 孔子家語）

【白話】以往夏商周三代的聖明君主必定尊重愛護妻子與兒女，是有道理的。妻子，是祭祀祖宗、照顧父母、相夫教子的主婦；兒子，是祖先的後代；怎能不尊重呢？所以君主對妻兒沒有不尊重的。談到尊重，最重要的是尊重自己。自身是父母衍生的枝幹，怎能不尊重呢？不自重，就是傷害父母；傷害父母，就是傷害了根本；傷害了根本，枝幹就隨之枯亡。這三者：自身、妻子、兒女，百姓和君主同樣擁有，自然會效法君主的榜樣。珍重自身推及到珍重百姓，親愛兒女推及到親愛百姓的兒女，尊重妻子推及到尊重百姓的妻子，君王做好這三件事，那麼深遠的教化，才能推廣到普天之下。

○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卷二十四 後漢書四）

【白話】君主對於親屬，愛護雖然深厚，但一定要有威嚴，否則親屬就會傲慢；親屬的身分雖然尊貴，但一定要用法度來制約，否則親屬會橫行無忌。

●所貴於善者，以其有禮義也；所賤於惡者，以其有罪過也。今以所貴者教民，以所賤者教親，不亦悖乎？（卷四十五 昌言）

【白話】人們崇尚好人好事，是因為其合禮義；鄙視壞人壞事，是因為其有

罪過。現在用所崇尚的教導百姓，用所鄙視的教導皇親，不是違逆常理嗎？

三、反身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卷四十九 傅子）

【白話】君主樹立品德的根本，沒有比正心更重要的了。心正，然後身正；身正，然後左右近臣正；近臣正，然後朝廷正；朝廷正，然後國家正；國家正，然後天下正。

●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卷九 論語）

【白話】曾子說：「我每天都要多次反省自己：為他人辦事是不是盡心盡力了？與朋友交往是不是講究信用了？老師傳授的學問，是不是都落實了；要傳授給學生的學問，是不是已反覆溫習並身體力行了？」

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卷十一 史記上）

【白話】天子不說開玩笑的話，一說出口史官就會記錄，用禮儀來完成它，用鼓樂來歌頌它。

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符_{二十子全書符作府}也，智公即心平。人莫鑒於流水水作潦，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也。（卷三十五 文子）

【白話】人的精神是智慧的源泉，精神清爽，智慧就明晰；智慧閱歷是心的府庫，用智慧公正無私地處事，內心就平和安定。人不會在流水中觀照面目，只會在平靜的水面上觀照面目，因為這時的水既清澈又平靜，所以只有精神爽朗、心情平和，才能看清事物的真相。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卷九 論語）

【白話】孔子說：「責備自己從嚴，責備他人從寬，就能遠離怨恨。」

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家安而天下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

（卷三十一 六韜）

【白話】君主不賢，則國家危殆而人民紛亂；君主賢明，則國家安寧而人民有序。國家的禍福，在於君主的賢能與否，而不在天命的變化。

二八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卷九 論語）

【白話】商湯王說：「我本身有罪，請上天不要牽連萬方之民；萬方之民有罪，都是我沒做好榜樣，沒有教化好他們，故其罪責由我一人承擔。」

二九

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卷三十二 管子）

【白話】賢明的君王有過錯就反省於自身，有了善行就歸功於百姓。有了過錯反省自己，自己就會戒懼而修德；有了善行歸功百姓，百姓就會喜悅。讓百姓心喜，讓自己警戒，賢明君王就是用這種修養治理百姓的。

●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長民治國之本在身。（卷四十七 政要論）

【白話】經傳（《左傳》）上說：「夏禹、商湯罪責自己，他們的國家勃然興盛；夏桀、商紂怪罪別人，他們的國家迅速滅亡。」由此可見，使國家長

治久安的根本在於君主自身。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卷三十七 孟子）

【白話】孟子告訴齊宣王說：「君主看待臣屬如同手足，那臣屬就看待君主如同腹心；君主看待臣屬如同犬馬，那臣屬就看待君主如同常人；君主看待臣屬如同塵土、草芥，那臣屬就看待君主如同強盜、仇敵。」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眾難乎？」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卷三十三 晏子）

【白話】齊景公問晏子說：「想使人民富足安定，困難嗎？」晏子回答說：「很容易。節制貪欲就會使人民富裕，公正判案就會使百姓安定。做好這兩件事就夠了。」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卷四十三 說苑）

【白話】英明的君主對三件事感到憂懼：一是身居高位而怕聽不到別人批評他的過錯；二是事事稱心滿意了而怕變得驕傲起來；三是聽到天下至理之言，而怕不能實行。

(三四)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卷二十二 後漢書二）

【白話】從前成湯時遭受旱災，便以六件事自責說：「治理政事不符合法度嗎？使用民力太急劇嗎？宮室是不是太奢華？得勢嬪妃弄權干政形成風氣了嗎？賄賂盛行嗎？進讒言的人太猖狂了嗎？」

(三五)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卷九 論語）

【白話】曾子說：「在上位的人已失其為政之道，民心離散已久。你如果掌握了百姓犯罪的實情，就應該哀憐體恤他們，而不要因為自己的辦案能力而沾沾自喜。」

(三六)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卷十）

【白話】君王喪失了為政之道，而誅殺他的臣民，這是不合理的。不用孝道教化人民，使他們明理，一有違逆的罪行就判決他們的案子，將他們關進監獄，這是殺害無辜。

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無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行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卷四十六 申鑒）

【白話】達到政治清明的方法，先要除掉四患，才能推行五政。四患是：一是虛偽，二是營私，三是放縱，四是奢侈。虛偽就會擾亂風俗，營私就會破壞法令，放縱就會逾越正軌，奢侈就會敗壞規章。這四大禍患不除，那麼德政也就無從施行了。風俗混亂，道德就要淪喪，即使是天地，也不能保全人們的本性；法制破壞了，社會就要崩潰，即使是君主，也不能堅持守衛那

些法度；常規被逾越了，禮儀就跟著消亡，即使是聖人也不能維護正道；規章敗壞了，欲望就會橫行無忌，即使國土遼闊四方，也不能滿足他的需求。這就叫做「四患」。提倡耕織來養育人民，明察人們的喜愛和憎惡來糾正習俗，宣揚禮樂典章來昭示朝廷的教化，建立軍備來確保國家的威嚴，嚴明獎賞懲罰來統理國家的法律。這就叫做「五政」。

四、尊賢

○無常安之國，無恆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卷四十三 說苑）

【白話】沒有始終安定的國家，也沒有永遠順服的百姓。得到賢人就安定昌盛，失去賢人就導致滅亡。從古至今，沒有不是這樣的。

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
（卷二十六 魏志下）

【白話】古書上說：「有超凡的君主，必然能任用超凡的大臣。任用超凡的大臣，必然能建立超凡的功業。」

(四)

子曰：「大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以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卷七 禮記）

【白話】孔子說：「國君對大臣不可不恭敬，因為他們是民眾的表率；近臣不能不慎重選擇，因為他們是民眾遵循跟從的榜樣。」

文王好仁，故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弔哭之，爲之服錫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卷十七 漢書五）

【白話】文王喜施仁德，所以能興仁政；得到士人而能尊重士人，所以士人能為他效力，而他又能以禮義對待士人。所以，不對士人慈愛和尊重，就不能使他們竭其忠心，盡其全力，就不能成就國家的功業。所以，古代賢明的君主對待大臣，尊重其官爵、俸祿而且親近他們；大臣有病，多次親自探

望；大臣去世則弔唁哭泣，並穿戴細布喪服，三次親臨喪葬；死者未入殮前，君主不喝酒吃肉，死者未下葬前，君主不奏樂娛樂，當大臣正好在宗廟祭祀時去世，則為他免奏宗廟祭祀之樂。所以古代君主對於他的臣下，可以說極力做到符合禮義了，所以臣下內心不敢不盡心竭力、鞠躬盡瘁地報效君主。

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卷十一 史記上）

【白話】周公告誡伯禽說：「我是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對於天下來說，我的地位也不算低賤了。然而我沐浴時，曾多次挽束頭髮停不下不洗，吃飯時，也數次吐出食物停下不吃，立即起身去接見賢士，即使這樣，還怕錯過了天下的賢人。你到了魯國，千萬不要因為國君的身分看不起人。」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求作進，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短短作失掩大美，八曰以干訐傷忠

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譖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賢臣不用，則國非其國也。（卷四十六 申鑒）

【白話】要考慮在任用賢能之士方面有十難：一是沒有知人之明，二是知人而不能善舉，三是舉人而不能善用，四是用人而有始無終，五是因小小的怨隙而拋棄他可貴的品德，六是因小小的過失而貶斥他的大功勞，七是因小小的缺點而掩蓋他整體的美善，八是因奸邪之人攻擊而傷害忠正之士，九是因邪道之說而擾亂了正規的法度，十是因小人的讒言嫉妒而廢棄賢能之士。這就是所謂的十難。這十難不除，賢臣就不能起用；賢臣不起用，國家也就能成其為國家了。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
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也，無得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好用世俗之所譽，不得其真賢。」（卷三十一 六韜）

【白話】周文王問姜太公：「國君致力於舉薦賢才，而缺少實效，社會混亂愈加嚴重，以致於國家危亡，這是什麼原因？」太公說：「選出賢才而沒

有加以任用，這是空有選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文王說：「錯在哪兒呢？」太公說：「其錯誤在於國君喜好用一般世俗所稱譽的人，而沒有用真正有賢才。」

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辨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鬥。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辨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鬥，則邊境侵。（卷四十二 新序）

【白話】身爲君主而侮辱他的臣民，其結果是有智謀的人不爲他出謀劃策，有辯才的人不爲他出使外交，勇猛威武的人不奮力爲他衝鋒陷陣。有智謀的人不爲他出謀劃策，那麼國家社會將會陷入困境；有辯才的人不爲他從事外交任務，那麼就無法與他國進行交往；勇猛威武的人不奮力爲他衝鋒陷陣，那麼邊境就會受到侵犯。

五、納諫

(四六)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必作心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愚日甚矣。（卷四十四 潛夫論）

【白話】國家之所以治理得好，是因為君主英明；國家之所以敗亂，是因為君主昏庸。君主之所以英明，是因為能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君主之所以昏庸，是因為偏聽偏信。因此，君主內心通達、廣聽兼納，聖德就會日漸擴大；偏信奸佞之言，昏庸愚昧就會與日俱增。

(四七)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卷二十三 後漢書三）

【白話】臣聽說君王沒有不喜歡忠誠正直而厭惡阿諛讒佞，而歷代的禍患，無不是因為忠誠正直的人獲罪、阿諛讒佞的人受寵所導致，這實在是聽信忠言難，依從阿諛之言易。

四八

明主患諛己者眾，而無由聞失也，故開啟諫之路，納逆己之言，苟所言出於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歡然受字之。（卷四十九 傅子）

【白話】英明的君主擔心阿諛自己的人太多，無法聽到自己的錯誤，所以廣開敢於直諫的途徑，聽取反對自己的言論，如果所說的話是出於忠誠，即使所說的事情並非全都正確，也高興地接受。

四九

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卷四十四 潛夫論）

【白話】舜說：「如果我有過失，你們就輔助糾正我。你們不要當面聽從我，背後又去議論。」所以治理國家的方法，要鼓勵人們進諫，要引導人們敢於講實話，這樣，君主就能明察真偽而通曉治亂的真實情況了。

五〇
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卷二十八 吳志下）

【白話】使國家興盛的君主，喜歡讓別人指出自己的錯誤；荒亂的君主，喜歡聽對自己的美譽之言。能聽到別人指出自己錯誤的，錯誤就會一天天消

除，而福分也就來到了；總是聽別人對自己的讚譽，德行就會一天天受損，而災禍也就降臨了。

（五）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卷十九 漢書七）

【白話】挫傷正直之士的氣節，阻礙進諫之臣說話，大臣們都知道這樣做是錯誤的，可是沒有人敢據理力爭。天下人都對進獻諫言生戒備之心，這是一個國家最大的禍患！

（五）孔子曰：「藥酒藥酒作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謗謗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卷十 孔子家語）

【白話】孔子說：「好藥大多苦口難嚥，但卻有利於治病；而教人從善的諫言多數不太動聽，但有利於人們改正自身的缺點。商湯、周武王因為廣納直言勸諫而國運昌盛，夏桀、商紂因為聽信唯唯諾諾的媚言而國破身亡。」

【補充】商務印書館所印《群書治要》，有眉批「藥酒作良藥」，而世界書局二〇一一年三月出版的《群書治要》則無。

六、杜謾邪

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卷四十九 傅

子

【白話】聽取言論沒有審斷清楚，就輕易論定善與惡，是非就會顛倒，而巧言善辯的風氣就會興起。

五十四 夫人主莫不愛愛己，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愛也。故惑小臣之佞，而不能廢也；

忘疑忌違己之益己，而不能用也。（卷四十七 劉廙政論）

【白話】君主沒有不寵幸喜愛自己的人的，卻不知道喜愛自己的人其實並不懂得寵幸。所以君主被奸佞小臣所迷惑，而不能罷黜他們；忘記了違反自己心意的人對自己有益，不能任用他們。

七、審斷

五五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還自遺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卷

三十四 老子）

【白話】金玉滿堂，沒有能守得住的，富貴而驕奢，就給自己種下禍根。功成名就之後，不居功貪位，適時退下，這是順應自然的道理。

五六

夫聽察者，乃存亡之門戶，安危之機要也。若人主聽察不博，偏受所信，則謀有所漏，不盡良策；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數有所亂矣。（卷四十八 體論）

【白話】聽和察，是國家存亡安危的關鍵。假如君主不能廣泛地聽取和明察，只接受親信者的言論，那麼謀劃必定有疏漏，不能盡得好的策略了；假如能廣泛地聽取和明察，但採納的方法不對，考察也不精確，謀劃又必然會有所混亂。

五七

孔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眾，亦

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謂_{謂作爲}，而度之以義，故舉無遺失，而功無廢滅也。

(卷四十四 潛夫論)

【白話】孔子說：「眾人都喜歡他，一定要仔細考察詳情；眾人都厭惡他，一定要仔細考察詳情。」聖明的人對人才的取捨，不一定聽任大眾之言，也不一定非由自己獨自裁斷，而是一定要全面考量自己和別人的看法，並以道德規範來衡量，所以選拔賢才時沒有遺漏，政事就不會敗壞喪亡。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卷四十六 中論)

【白話】君主的最大憂患，莫過於詳察小事而忽略了治國的重要綱領；莫過於只看到眼前的事物，卻忽略長遠的謀劃。從古至今，只要如此，沒有不滅亡的。

(五九)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尚讒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輕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好辨以爲智，刻民以爲忠；流湎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於罪誅，而慢於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害；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匡民；賞不足以勸善，

刑不足以防非。此亡國之行也。今民聞公令如寇讎，此古之離其民隕其國常行也。（卷三十三 晏子）

【白話】齊景公問晏子說：「古代離散百姓而喪失其國的君主，他常見的行為是怎樣的？」晏子回答說：「國家貧窮而好大喜功，智慧淺薄而專權自用；喜好聽信謠諛之言而輕視賢人，以放縱怠慢習氣為樂而鄙視百姓；國家沒有固定的法律，百姓沒有行為準則；把喜好爭辯當作智慧，把苛虐百姓當作忠誠；放縱無度而荒廢國事，喜好用兵而不顧人民；嚴於判罪誅殺，疏於賞賜有功；把別人的哀傷當作歡樂，靠損害別人謀取利益；道德微薄不足以安撫百姓，政令苛刻不足以教導百姓；賞賜不足以勸人行善，刑罰不足以防範違法行為。這就是亡國的做法。現在百姓聽了國家的政令如同見了仇敵，這就是古代造成離散百姓、喪失國家的常見行為。」

貳、臣術

一、立節

(六)

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跡，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卷二十八 吳志下）

【白話】縱觀古往今來有功於社會國家的人士，都積累了特異非凡的事跡，他們勞累身體，承受艱辛，勤奮思考，平常生活不荒廢學業，遭遇窮困也不改其志向。

(七)

夫賢者之爲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眾以取容，不墮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奸，而義不比黨。（卷四十四 潛夫論）

【白話】賢者作為臣子，不以奉承和花言巧語使君主聖德受到損害，不為討人高興而曲意迎合大眾，不損壞公義來順從私欲，不擾亂法紀而畏懼強暴。他們的明智能夠辨別奸邪；他們的行為符合道義，從不結黨營私。

楊震字伯起，弘農人也。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卷二十三 後漢書三）

【白話】楊震，字伯起，弘農人。遷官東萊太守。赴任途中經過昌邑，以前所推薦的秀才王密擔任昌邑縣令，前來求見。到了晚上，王密身帶黃金十斤準備贈送給楊震。楊震說：「身為老友的我了解您的為人，而您卻不了解我的為人，這是為什麼呢？」王密說：「在黑夜裡是沒有人知道的。」楊震說：「天知道、神知道、我知道、您知道，怎麼說沒人知道呢？」

昔者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卷二十二 後漢書二）

【白話】從前晉平公問叔向說：「國家的禍患，以何為大？」叔向說：「大臣重祿位而不願力諫，小臣怕獲罪而不敢說話，下情不能上達，這是國家很大的禍患。」

二、盡忠

人臣之行，有^{有作行}六正^一則榮，犯六邪^二則辱。（卷四十三 說苑）

【白話】作為人臣的操守，實行六正就會獲得尊榮，觸犯六邪就會自取其辱。

【註解】①六正：一、高瞻遠矚，防患未然，此為「聖臣」；二、虛心盡意，扶善除惡，此為「良臣」；三、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此為「忠臣」；四、明察成敗，轉禍為福，此為「智臣」；五、恪盡職守，廉潔奉公，此為「貞臣」；六、剛正不阿，敢諍敢諫，此為「直臣」。②六邪：一、安官貪祿，不務公事，此為「具臣」；二、溜鬚拍馬，曲意逢迎，此為「諛臣」；三、巧言令色，嫉賢妒能，此為「奸臣」；四、巧舌如簧，挑撥離間，此為「讒臣」；五、專權擅勢，結黨營私，此為「賊臣」；六、幕後指揮，興風作浪，此為「亡國之臣」。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卷九 孝經）

〔白話〕孔子說：「君子奉事君王，在朝為官時，想著如何盡忠，謀劃國事；從朝廷退居在家時，又想著如何來糾正補救君王的過失。對於君王的優點，必定幫助發揚；對於缺點，則必定匡正補救。所以在上位的君王和在下位的臣子，都能夠相親相愛了。」

三、勸諫

（三）

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也；發而進諫進諫作止之，謂之救也；行而責之，謂之戒也。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卷四十六 申鑒）

〔白話〕臣子進忠有三種表現：第一種是預防，第二種是補救，第三種是告誡。錯誤尚未發生而設法避免，稱為「防」；發生錯誤而能進行勸阻，稱為「救」；已經造成了再直言指責，稱之為「戒」。預防是最上等的措施，補救是次等的，告誡是最下等的。

〔補充〕商務印書館排印《群書治要》，有眉批「進諫作止之」，而世界書

局二〇一一年三月出版的《群書治要》則無。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卷九 論語）

【白話】孔子說：「隨侍君子時有常犯的三種過失：話沒有到當說時說，這就犯了心浮氣躁之過；話當說而不說，就犯了隱匿之過；沒有觀察君子的神色（神色表示意向），猶如盲者說話不看對方，大為失禮，所以也是過失。」

【註解】①君子：指有德或有位之人。

六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是詐偽也。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與君陷於難者也。」（卷三十三 晏子）

【白話】齊景公向晏子問道：「忠臣應該如何輔佐國君？」晏子回答說：「國君有危難，忠臣不送死；國君出外逃亡，忠臣不送行。……忠臣的諫言

如果被採用，國君一生都沒有危難，忠臣何需送死？忠臣的謀劃如果聽從了，國君終身不會出逃，忠臣何需送行？如果諫言不被採納，國君有危難而跟著去死，這樣做是盲目地死啊！謀劃不被聽從，國君出逃時去送他，這樣做是欺騙、偽善的行為啊！所以當忠臣的人，能夠向君主進諫善言，而不和君主一起陷入危難的境地。」

四、舉賢

六九

子曰：「……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卷十 孔子家語）

【白話】孔子說：「……你知道是努力做事稱為賢明，還是舉薦賢才稱為賢明呢？」子貢說：「舉薦賢才才是賢明。」孔子說：「對。」

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卷四十 韓子）

【白話】忠臣推薦賢能之人，不避仇怨者；廢黜不肖之人，不偏袒親近者。

參、貴德

一、尚道

七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卷七 禮記)

【白話】人人具足的本善叫做性，隨順本性流露的行為叫做道，以道的標準來修正自己、感化他人，叫做教。道是時刻不能離開的，能夠離開的就不是道。

七

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卷一 周易)

【白話】天的運行，保持、調整著宇宙的和諧關係，才能使萬物祥和有益，永遠純正。元首受到百姓的推崇，效法天德，長養萬物，天下萬國就都得到安寧。

七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卷三十四 老子)

【白話】人應當效法大地，安靜和柔，勞而不怨，有功績而不會顯示宣揚；地效法天，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天效法道，清靜無為，萬物自成；道性自然而然。

(七四)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卷三十四 老子)

【白話】聖人無私無欲，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濟人，不私自保留什麼。他盡全力幫助別人，自己反而更充足。自然的法則，只是利益萬物而不去侵害萬物；聖人的行為準則，是遵循自然法則行事，幫助別人而不和別人爭奪。

好學近於智，力行近於仁，知恥近於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卷十 孔子家語）

【白話】喜愛學習聖賢教誨就接近於智，將學到的教誨好好去落實就能接近仁，在學習或落實的過程中，知道自己的錯誤，而發羞恥心去改正，這就接近勇。了解智、仁、勇三種品德，就知道如何修正自己錯誤的想法、看法、說法、做法；知道如何修正自己，就知道如何管理人民；知道如何管理人

民，就能辦好天下國家的事了。

卷三十一 韶子
發政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卷三十一 韶子）

【白話】（帝王）發布、施行政令，是爲天下人謀福利的，稱爲道義；君民上下相親相愛，稱爲和睦；人民不需開口懇求而君王就能適時滿足，稱爲誠信；消除天下人的禍患，稱爲仁愛。仁愛與誠信，和睦與道義，都是帝王的法寶。

文王曰：「何如而可以爲天下？」太公對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可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可以求天下；恩蓋天下，然後王天下；權蓋天下，然後可以不失天下；事而不疑，然後天下恃。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卷三十一 六韜）

【白話】文王問太公道：「怎樣才能治理天下？」太公說：「度量之大足以涵蓋天下，然後才能包容天下；誠信足以遍及天下，然後才能約束天下；仁德足以遍及天下，然後才能懷服天下；恩惠足以遍及天下，然後才能統領天

下；權威足以遍及天下，然後才能不失去天下；遇事當機立斷而不猶豫，然後能為天下之依靠。這六項條件都具備了，然後才可以治理好天下。

七九
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焉。言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矣。是故君子之務，以行前言也。（卷四十六 中論）

【白話】君子不憂慮自己年老力衰，而擔憂心志倦怠。不讓道業停止，不讓義理空守。說了卻不做，這就是讓道業停止；做了卻不能堅持，這就是讓義理空守。所以，君子的要務，在於踐行上述之言。

七九
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卷一 周易）

【白話】乾卦。……《象傳》說：乾卦象徵天道運行的剛健而永恆，君子應當效法天道，自我奮發圖強，永不止息。

八
坤。《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卷一 周易）

【白話】坤卦。《象傳》說：坤卦象徵大地地勢和順，君子要取法大地，以深厚的德行，負載萬物。

不修善事，即爲惡人；無事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①；仲尼陪臣，謂爲素王^②。即君子不在乎富貴矣。（卷五十 抱朴子）

【白話】不行善事的，就是惡人；不奉事尊長的，就是小人。商紂王爲君無道，所以被稱為「獨夫」；孔子身爲諸侯的大夫，卻被推許為「素王」。這說明君子並不在於是是否有權勢和財富。

【註解】①獨夫：暴虐無道的君主。②素王：有王者之德而未居王者之位者。

二、孝悌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卷九 孝經）

【白話】真正能夠把孝敬父母、友愛兄弟之道做到盡善盡美，就會感動天地神明，四海之內充滿道德的光輝，沒有一個地方不受孝道的感化。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啞

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卷三 毛詩）

【白話】一片莪蒿長又高，不是莪蒿是青蒿，可憐我的父母啊，生我養我多辛勞。沒有父親何所依？沒有母親何所靠？離家服役心含悲，回來雙親見不到。父親是您生下我，母親是您養育我，撫育我啊愛護我，養我長大教育我，照顧我啊掛念我，出門進門抱著我，想要報答父母恩，恩德似天無以報。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卷七 禮記）

【白話】孝道有三種層次：小孝用體力，中孝用功績，大孝能永恆保持孝心，並使人不乏行孝之心和行孝之力。想到父母慈愛養育之恩，竭力供養父母而忘記自身的疲勞，這可稱為用體力；尊崇仁德，使天下安守道義，這可稱為用功績；廣施德教於天下，使四海之內都豐衣足食，人們各自備物以敬

禮祭祀父母，這可稱為永不匱乏。父母喜愛自己，自己高興而且永不忘懷；父母嫌棄自己，自己應深加警惕而無所埋怨；父母有了過失，要婉言勸諫，但不能忤逆父母；父母去世之後，必須以自己正當的行為得到的食物來祭祀他們。這就叫做有始有終地奉行禮儀。

因因上舊有子曰二字。刪之。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己者，未之有也。（卷九 孝經）

【白話】利用節氣的自然規律，充分辨別土地的好壞和適應情況，以獲取最大的收成。謹慎遵禮，節省用度，以此供養父母。這就是老百姓應盡的孝行。因此，無論從天子到老百姓，也無論是孝道之始的事親，還是孝道之終的立身，要實行都是不難的，孝道是不分尊卑，超越時空，永恆存在，無始無終的。如果有人擔心自己做不到，那是不可能的。

（六）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卷九 孝經）

【白話】孔子說：「孝子事奉父母親，日常居家的時候，應盡恭敬的心去侍候；奉養的時候，應盡和悅的心去服侍；父母生病時，應盡憂慮的心去照

料；父母去世，應盡哀痛的心去料理後事；祭祀時，應盡嚴肅的心去祭祀。以上五點完全做到，才算是盡到事奉雙親的責任。」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敢不敬乎？」（卷七 禮記）

【白話】曾子說：「人的身體，是父母生下來的。用父母生下來的身體去做事，怎麼敢不慎重呢？生活起居不莊重，不是孝的表現；為國君效力不忠誠，不是孝的表現；身任官職而不認真負責，不是孝的表現；跟朋友交往而不講信用，不是孝的表現；作戰時沒有勇敢精神，不是孝的表現。這五個方面做不好，就會殃及父母的名聲，怎敢不慎重呢？」

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弗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危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及作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卷七 禮記）

【白話】每走一步路都不敢忘記父母，每說一句話都不敢忘記父母。每走一

步路都不敢忘記父母，所以只走正道而不走邪僻的捷徑，有船可乘就不涉水過河，不敢用父母遺留給我們的身體冒險。每說一句話都不敢忘記父母，因此不會口出惡言，以致反招別人詬罵自己。不侮辱自己的名聲，也不使父母遭到羞辱，這可以說是孝了。

(八九)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卷九 孝經）

【白話】人的身軀、四肢、毛髮、皮膚都是父母給予的，應當謹慎愛護，不敢毀損傷殘，這是實行孝道的開始。自身有所建樹，實行正道，把名聲顯揚於後世，使父母親榮耀，則是實行孝道最終的目標。所以實行孝道，開始於侍奉雙親，推廣於侍奉君王，最終的目的則是立身行道。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卷九 孝經）

【白話】用奉事父母的孝心來奉事國君，必能做到忠誠；用奉事兄長的敬心來奉事上級，必能做到順從。忠誠與順從，都做到沒有什麼缺憾和過失，用這樣的態度去事奉國君和上級，就能保住自己的俸祿和職位，守住宗廟的祭

祀，這就是士人應盡的孝道！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卷九 孝經）

【白話】不愛自己的父母，而去愛其他人，這就叫做違背道德。不尊敬自己的父母，而去尊敬別人，這就叫做違背禮法。

三、仁義

（九三）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卷九 論語）

【白話】曾子說：「作為讀書人，心志不可以不宏大剛毅，因為他責任重大，而且將行走的路程遙遠。把實行仁德作為自己的責任，這責任不是很重大嗎？這個重責大任要一直承擔下去，到死為止，這路程不是很遙遠嗎？」

（九三）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

要也。至矣哉。（卷四十六 申鑒）

【白話】有一個字是可以恆常奉行的，就是「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一種行為是可以恆常實踐的，就是「正」：正直無私。恕，是施行仁德的方法；正直，是遵守道義的要領。真是太重要了！

九四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卷九 論語）

【白話】顏淵請教如何實踐仁德。孔子說：「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言語行動都合於禮節便是仁。只要有一天真正做到克己復禮的功夫，那麼天下的人都會受到感化，而歸向於仁德。實踐仁德全靠自己來下功夫，還要靠別人嗎？」顏淵說：「請問具體的條目？」孔子說：「不合於禮的不看，不合於禮的不聽，不合於禮的不說，遇到一切不合於禮的事情都不動心。」

九五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卷九 論語）

【白話】仲弓請教如何實踐仁德。孔子說：「出門與人相見，像接待貴賓一樣恭敬，使用民力像承擔重大祭祀一樣慎重。凡是自己不願接受的事情，不要強加於人。在諸侯的國家裡沒有人怨恨，在大夫的封地沒有人怨恨，無論在哪里做事，都不會使人抱怨。」

●九六 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卷二十二 後漢書二）

【白話】人不能忘本，縱使自己飛黃騰達了，患難當中的知交朋友不能遺忘，對於跟我們胼手胝足的妻子也不能拋棄。

四、誠信

●九七

天地有紀矣，不誠則不能化育；君臣有義矣，不誠則不能相臨；父子有禮矣，不誠則疏；夫婦有恩矣，不誠則離；交接有分矣，不誠則絕。以義應當，曲得其情，其唯誠乎。（卷四十八 體論）

【白話】天地是有綱紀的，不真誠就不能化育萬物；君臣之間是有道義的，

不真誠就不能相處共事；父子之間是有禮節的，不真誠就會無禮而疏遠；夫婦之間是有恩義的，不真誠就會忘恩而離異；結交朋友是有情分的，不真誠就會無情而斷絕來往。以道義應事得其恰當，詳盡地體察對方的心意或需要，以及事物的實情，這唯有真誠才能做到啊！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無他，唯仁之守，唯義之行。誠心守仁則能化；誠心行義則能變。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卷三十八 孫卿子）

【白話】君子修養心性，沒有比真誠更好的了。要做到至誠，不在其他，唯有信守仁德，實踐道義。本此至誠之心以守仁，則能正己以教化百姓；本此至誠之心以行義，則能改變風俗使之去惡。以仁義教化百姓，使遷善改過形成風俗，即所謂與天同德。

●唯君子爲能信，一不信則終身之行廢矣，故君子重之。（卷五十 袁子正書）

【白話】只有君子是能守信義的，一不守信義，那麼一生的作為都將被否定廢棄，所以君子看重信義。

●孔子曰：「欲人之信己」，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

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乎？」（卷四十六 中論）

【白話】孔子說：「想讓別人信任自己，就應當少說而切實履行。真正落實去做，效果就會愈來愈長久；效果日益長久，事情就會更清晰；事情清晰，則有目共睹，有耳皆聞，誰還能歪曲事實呢？」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卷九 論語）

【白話】子夏說：「君子在位時，先要取得民眾的信賴，然後才能勞役民眾；如果未取得信賴，民眾會以為這是在虐待他們。君子若處於臣位時，應先取得君主的信任，然後才能規諫；如果未取得信任，君主會以為你在毀謗他。」意謂君子使民、事君，都要以信為先。

●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先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而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卷四十九 傳子）

【白話】君主用信義訓導臣屬，臣屬就會用信義忠心輔佐君主；父親用信義教誨兒子，兒子就會用信義孝順父親；丈夫用信義帶領妻子，妻子就會用信義順承丈夫。上位者秉持常道以教化下位者，下位者就會遵守常道而順應上位者，如此上行下效，還有不被教化的，那是百例中不會有一例的。

色取仁而實違之者，謂之虛；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己，謂之愚。虛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書稱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期其一體相須而成也。（卷四十八 體論）

【白話】表面上裝作仁義而實際行為卻違背的，叫做虛偽；不用真誠來對待自己的臣屬，卻希望臣屬真誠地侍奉自己，叫做愚昧。虛偽愚昧的君主，不可能得到肯效死出力的臣屬。所以《尚書》說君主就像是人的頭部，臣屬就像是人的胳膊和大腿，這是希望君臣能成為一個整體，相互配合使國家大治。

巧詐不如拙誠。（卷四十 韓子）

【白話】機巧詐偽不如質樸無華的誠實。

作德，心逸曰休；作僞，心勞曰拙。（卷二 尚書）

【白話】人如積德行善，則心定神閒而一天比一天更喜悅快樂；人若作假造惡，則心思費盡卻一天比一天更窘迫困苦。

五、正己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無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知節。此之謂七教也。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卷十 孔子家語）

【白話】曾子說：「敢問什麼叫七教？」孔子說：「君上尊敬老人，臣民就更加孝親；君上尊敬年長者，臣民就更加敬順兄長；君上樂善好施，臣民就更加寬厚；君上親近賢士，臣民就重視擇友；君上注重道德修養，臣民就不會做不可告人的事；君上厭惡貪婪，臣民就恥於相爭；君上清廉謙讓，臣民就知道堅守節操。這就是七教。七教是治理人民的根本。政治教化的原則確

定了，那麼根本就端正了。凡是在上位者，皆是人民的表率，表率端正，還有什麼事物不端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卷九 論語）

【白話】孔子說：「當政者本身言行端正，辦一切事都合規矩，自然能獲民眾擁護，不用發號施令，想做的事都能暢行；但如當政者本身行得不正，雖下命令，民眾也不會服從。」

● 故君子爲政，以正己爲先，教禁爲次。（卷四十七 政要論）

【白話】君子治理政務，首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言行，其次才是推行教育和禁令。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卷七 禮記）

【白話】孔子說：「下級侍奉上級，不是光看他怎麼說，而是要看他怎麼做。上級愛好某一事物，下級一定有比他更加愛好的。所以上位者所喜好、厭惡的一切，不能不謹慎，因為這都是民眾的表率。」

●

我有公心焉，則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則士民不敢行其險矣；我有儉心焉，則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所徵者也。（卷四十五 昌言）

【白話】上位者倘能有公正之心，臣民就不敢念念想著他們的私欲；在上位者倘能有平直之心，人民就不敢鋌而走險；上位者倘有節儉之心，人民就不敢奢侈浪費。這是在上位者以身作則所起的作用。

●
太公曰：「將有三禮。冬日不服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蓋幕，名曰三禮也。」（卷三十一 六韜）

【白話】太公說：「將帥要率先遵守『三禮』的禮法。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執扇子，下雨天不張傘蓋，以與士卒同甘共苦，這就是將帥遵守的『三禮』。」將帥不親身力行禮法，就無從了解士卒的冷暖。

●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弗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卷十 孔子家語）

【白話】孔子說：「君子有三個方面要心存推己及人的恕道。有君主不能忠

心奉事，有部屬卻隨意地使喚，這就不是恕道；對父母不能力盡孝道，有孩子卻要求他回報恩德，這就不是恕道；有兄長不能夠尊敬，有弟弟卻要求他順從自己，這也不是恕道。讀書人能明白忠於君、孝於親、悌於兄，是恕道的根本，則可以說是端正自己了。」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卷七 禮記）

【白話】所以有德行的領導人，一定是自己先有了善行，然後再帶動別人行善；一定是先要求自己沒有惡行，然後再禁止別人作惡。

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污；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卷三十八 孫卿子）

【白話】君子能做到值得人尊重，但不能讓別人必定尊重自己；能夠做到值得人信任，但不能讓別人必定信任自己；能夠做到值得任用，但不能讓別人必定任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養品德為恥，不以被人污辱為恥；以不守信用為恥，不以不被人信任為恥；以沒有才能為恥，不以不被任用為恥。因此

不被虛譽所引誘，不為誹謗所恐懼，遵循正道而行，莊重整肅，端正自身，不被外物所動搖，這才稱得上是真正的君子。

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卷四十 韓子）

【白話】招致光榮和恥辱的事，責任在於自己，而不在於別人。

家人。《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卷一 周易）

【白話】家人卦。《象傳》說：……為人領導、父母或老師，時時保持說話真實不妄，而行動貫徹有恆。

衣冠中，故朝無奇僻之服；所言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常行也。（卷三十三 晏子）

【白話】國君衣冠合乎禮儀，因此朝廷內就不會出現奇裝異服；所說的話符合道義，因此臣下就不會謊報下情；自身行為遵循道義，處事公正，那麼國家就不會有阿諛奉承、結黨營私的現象。以上這三點，乃國君日常的行為規範。

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草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積也，安有不聞者乎？（卷三十八 孫卿子）

【白話】聲音無論多細小，一旦由內發出，就能讓人聽聞；德行無論多隱深，一旦自身做到，自然流露在外。寶玉蘊藏在山中，山上的草木都得到滋潤；深潭里生了珍珠，潭岸都不會乾枯。積善累德只怕不能堅持，若能堅持，哪有不為人知的道理呢？

六、度量

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卷二十一 後漢書一）

【白話】漢朝光武帝說：「建立偉大功業的人，為大局著想，不會忌恨小的仇怨。」

●老子曰：「報怨以德。」（卷四十 賈子）

【白話】老子說：「不記仇恨，反而用恩德去回報傷害我們的人。」

七、謙虛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卷一 周易）

【白話】《彖傳》說：謙卑，則亨通。天道的法則是陽氣降下以滋潤萬物，使大地光明普照，地道的法則是低窪陰氣上升與陽氣交感，使大自然循環演化、生生不息。天道運行的法則，舉凡驕傲自滿的就會使他虧損，而謙虛的人就讓他得到益處；地道的法則，改變驕傲自滿的人得以收斂，而謙卑的人必使他得到潤育，就像流水填入低窪；鬼神的道理，只要是驕傲自滿的人就會讓他受害，而謙讓的人就讓他受福；人的原則，都是厭惡驕傲自滿而喜好謙恭的人。謙德，內在尊貴而心地光明，外在謙卑而道德無可超越。這是君子德行修養的結果。

三

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卷二 尚書）

【白話】只有德行能感通天地，有德，無論多遠的人都會來歸順。自滿會招

來損害，謙虛會得到益處，這是自然的規律。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卷一 周易）

【白話】《象傳》說：勤勞而謙虛的君子，必然會得到萬民的景仰而歸服。

德曰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卷二 尚書）

【白話】德行日日革新，天下萬國都會感懷歸順；心志自滿自大，親近的九族也會離散。

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卷四十三 說苑）

【白話】所以《易經》上說：「有一個道理，按這個道理去做，大能保住天下，中能保住國家，小能保全自身，這就是謙虛。」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卷二 尚書）

【白話】如果要登高，一定要從低處開始；如果要行遠，一定要從近處起步。意謂處事應從淺近處下手，循序漸進，穩紮穩打，不可好高騖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以其善下之。（卷三十四 老子）

【白話】江海所以能成為山谷之河川所匯往的地方，因為它善於處在低下的地位。由此可知，君子應虛懷若谷，謙沖自下，德行才能日益增長。

(二六) 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眾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肖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厭，誨之而不倦。（卷四十六 中論）

【白話】真正的君子，常能心胸謙虛，舉止恭敬有禮，不因有超群之才而把自己置於眾人之上；把別人都看作賢能之士，而把自己看成不賢之人。因此別人願意告誠他而不覺得厭煩，教誨他而不覺得疲倦。

(二七) 汝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弗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卷二 尚書）

【白話】你不誇耀自己的才能，因此，天下的人沒有誰與你爭才能的高下。你不誇耀自己的功績，因此，天下的人沒有誰與你爭功勞的大小。意謂君子不自驕慢好爭，只盡道義之本分。不驕慢而能力無窮，不好爭而功績永固。

(二八) 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卷二十六 魏志下）

【白話】人有善行，很少有不自誇的；有能力，也很少有不自傲的。自誇就會掩蓋別人的優點，自傲就會凌駕於別人之上。掩蓋別人的人，別人也會掩蓋他；凌駕於別人之上的人，別人也會凌駕於他之上。

●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卷九 論語）

【白話】孔子說：「如果一個人有周公那樣的才華和辦事能力，假使他因此而驕傲，而且吝嗇不分享，其餘雖有小善，也就不值得一觀了。」

● 「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卷一 周易）

【白話】「處於極尊之位，應當以高傲為戒，否則會有敗亡悔恨之禍。」何以要這樣說呢？夫子說：「地位極其顯貴，沒有比這再高的位置；身分極其崇高，沒有人能親善接近。賢人都處在下位，而無法在旁輔佐協助，因此一舉一動不謹慎就會引禍上身。」……「亢」字的意義，只知進取卻不知退守，只知存在卻不知會衰亡，只知獲得卻不知會喪失。這只有聖人的智慧，

能知道如何進、退、存、亡，而不失正道，只有聖人才能如此吧！

八、謹慎

（一三五）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卷二 尚書）

【白話】人人都有聖明的本性，一旦妄念生起，且相續不斷，則被煩惱纏綿，就會變成凡夫；凡夫克制妄念，保持正念，就會變成聖人。由此可知，「聖」與「狂」之分，只在罔念與克念之間。

（一三六）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卷二十七 吳志上）

【白話】經傳（《國語》）上講：「為善如登山那樣艱難，必須時時克服自己的習氣；為惡如山崩那樣迅速墜落，一失足成千古恨。」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卷七 禮記）

【白話】《曲禮》說：對一切人、事、物沒有不恭敬的，舉止端莊穩重，像若有所思的樣子，談吐安詳穩定，條理分明。這樣才能安定人民啊！

●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卷九 孝經）

【白話】身居高位，敬上愛下而不傲慢，儘管地位再崇高，也不會發生傾覆的危險；實行節儉，謹守法度，縱使財富再充裕，也不會奢侈浪費。處於高位而沒有傾覆的危險，這樣就能長久保持尊貴；財物充裕而不浪費，這樣就能長久保持富有。能使富有和尊貴不離於身，然後才能安定自己的國家，使人民和樂相處。這就是諸侯應盡的孝道啊！《詩經·小雅》說：「（諸侯）要戒慎恐懼，好比身臨深潭之旁，足踏薄冰之上，事事要小心翼翼，處處要提高警惕。」

● 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卷四十三 說苑）

【白話】地位愈高而態度愈要謙恭，官職愈大而內心卻愈謹慎，俸祿愈優厚而愈要謹慎不敢妄取貪求。

● 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鑒，而能無爲非者寡矣。（卷

三十五 文子）

【白話】生來就顯貴的人，容易驕縱；生來就富足的人，容易奢侈。所以富貴之人，如果不以明白做人道理來自我反省觀照，而能夠不做錯事的就很少了。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卷一 周易）

【白話】乾卦九三爻辭說：「君子整天勤奮不懈、自強不息，即使夜晚也警惕戒懼，如同處於險境中而不敢鬆懈，這樣才能免於危難。」怎麼說呢？夫子說：「這是譬喻君子要增進道德、建立功業。做到忠誠信實，由此可以增進道德；對人民大興文教，自己以身作則，言行一致，保持真誠，由此可以積蓄功業。所以處在上位而不驕傲，處在下位而不憂慮。因而能夠整天勤奮不懈而又隨時警惕戒懼，雖處險境也能免於危難。」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卷七 禮記）

【白話】心是不可須臾偏離正道的，可以離開的就不是正道了。因此君子在

人看不到的地方也常警戒謹慎，在人聽不到的地方也常惶恐畏懼。要知道，最隱暗且看不見的地方也是最容易發現的，最微細且看不見的事物也是最容易顯露的，因為念頭容易放逸，所以，君子就特別謹慎一個人獨處的時候。

行有四儀：一曰，志動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義，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慎守四儀，以終其身，名功之從之也，猶形之有影，聲之有響也。（卷三十六 尸子）

【白話】言行有四個準則：一是遵循志向行動，時時不忘仁愛；二是運用智謀而不忘道義；三是用力辦事而不忘忠誠；四是開口說話時不忘信實。終身能謹慎恪守這四個準則，功名就會相隨而至，猶如形有影相隨，聲音必定產生回聲一樣。

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慍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卷四十六 中論）

【白話】君子口中不說玩笑的言語，說話必定合於規範；自身不會有玩笑的

行為，行為必定約束謹慎。說話合規範，行為有約束，即使是妻妾也不敢因親近而無禮，即使是朋友也不敢因熟悉而輕慢。所以，君子不用嚴厲訓斥，而身教就影響整個家族；不用規勸告誡，而良好的風氣就能教化整個鄉里。經傳（《孟子》）中稱讚，「聖人端正己身，而身邊的萬事萬物也隨之端正」，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無行所悔。（卷十 孔子家語）

【白話】要引以為戒啊！不可太多話，多話則容易使心輕慢不細膩，而常常說錯話，招致許多禍害；不可太多事，多事則容易使心浮躁不安穩，而常常做錯事，引來許多禍患。處於安樂要提高警戒，不做會讓自己後悔的事。

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爲之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岀也。」（卷一 周易）

【白話】孔子說：「禍亂之所以發生，是言語作了階梯。君主言語不慎密就會失去臣子，臣子言語不慎密就會惹禍上身，機密大事不慎洩漏就會造成災害。所以君子謹慎守密而不隨意出言。」

一四五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卷三十四 老子）

【白話】隨便的許諾，必定很少講求信用；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必將遭遇很多困難。因此聖人處事還要抱著艱難之心，所以終究沒有難成之事。

一四六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卷九 論語）

【白話】孔子說：「對人有益的喜好有三種，對人有害的喜好有三種：喜好以禮樂來節制舉止，喜好讚揚別人的善行進而引導大家見賢思齊，喜好多交結賢德益友，這都可以使人受益；喜好以尊貴、才能驕人，喜好散漫遊蕩，喜好沉迷宴會飲酒、尋歡享樂，這都會使人受損。」

一四七

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卷一 周易）

【白話】君子遭遇困頓險厄時，應以節儉為德來避免災難，不要以追求利祿為榮。

九、交友

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卷七 禮記）

【白話】君子之間的交往淡如清水，小人之間的交情蜜如甜酒；君子之交雖平淡卻能互相成就，小人之交雖親密卻易互相敗壞。意謂君子以友輔仁，成就道德；小人利己損人，見利忘義。

一四九

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者焉。（卷十 孔子家語）

【白話】所以說：與善人相處，就像進入有香草的屋子裡，時間一長就聞不到香氣，這表示自己已融於其中，與香氣同化了；與不善之人相處，就像進入鹹魚鋪子，時間一長就聞不到臭味，也是與臭味同化了。因此君子一定要謹慎地選擇朋友與環境。

一五〇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

柔，友便僂，損矣。」（卷九 論語）

【白話】孔子說：「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種。跟正直的人交友，跟寬恕的人交友，跟見聞廣博的人交友，交這三種朋友，都有益處。跟諂媚逢迎的人交友，跟偽善奉承的人交友，跟巧於言辭的人交友，交這三種朋友，都有損害。」

十、學問

○
五二 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卷二十六 尸子）

【白話】勤學不厭倦，如此才能對治自身習氣，提升自身修養；教學不厭倦，如此才能教育感化別人。

○
五二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卷一 周易）

【白話】君子勤奮學習以積累學問道德，有疑難則不恥下問的來明辨真諦，用寬恕厚道的存心來待人接物，用仁慈博愛的精神廣行於天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卷四十四 潛夫論）

【白話】工匠要想做好工作，必須先使工具精良；士人要想弘揚仁義道德，一定先要深入聖賢典籍。《易經》說：「君子應該多方記取並用心領悟前人的嘉言懿行，來積累、培養自己的德行。」

〔一五五〕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強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卷三十五 曾子）

【白話】曾子說：「君子盡力改正自己的缺點習氣，檢查反省自己的過錯，盡力突破自己所不能做的，去除私欲，符合道義的事，當下去做，這樣可以稱得上是真實學問了。」

〔一五六〕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卷九 論語）

【白話】孔子說：「我曾經整天不吃飯，通宵不睡覺，去冥思苦想，但毫無獲益，不如學習聖賢的經典。」

見善，必以自存也；見不善，必以自省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卷三十八 孫卿子）

【白話】看到善行，一定一絲不苟地自我對照，並加以學習效法；看到不善，一定戒慎恐懼地反省檢點，警惕杜絕。所以批評指正我而又很恰當的人，就是我的老師；肯定贊同我而又很得當的人，就是我的益友；諂諛奉承我的人，就是禍害我的人。

十一、有恒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卷

三十四 老子）

【白話】兩手圍抱的粗壯大樹，是由細小幼苗長成的；九層高的樓臺，是由泥土堆積築成的；千里遠的路程，是從邁開腳下的第一步開始。

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河海。（卷三十八 孫卿子）

【白話】不積累半步前進，無法遠行千里；不匯聚滴水細流，無法成為浩瀚江海。由此可見，任何事情都是由小漸大累積而成，沒有一步登天的道理。

九二：不恆其德，或承之羞。不恆其德，無所容也。（卷一 周易）

【白話】恆卦第三爻象徵：不能永恆地保持美德，或許將蒙受羞辱。不能永恆地保持美德，必然喪失操行，無法立足容身於社會。

肆、為政

一、務本

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者，有九經焉，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人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莊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稟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焉，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卷十 孔子家語）

【白話】孔子說：「治理天下國家，有九條重要綱領：修正己身，尊重賢

人，親愛親族，禮敬大臣，體恤眾臣，愛民如子，招徠各行工匠，撫慰遠方人民，安定各地諸侯。修正己身，則可樹立品德，不為外在名利所動搖；尊重賢人，如此小人自然遠離，君王就不受奸臣迷惑而做出錯誤決策；親愛親族，則叔伯、兄弟之間受到恩澤，自然不會有怨言嫌隙；禮敬大臣，如此和合共識、以禮相待，朝政就不會迷亂顛倒；體恤眾臣，眾臣必深懷感恩而盡心報效；愛民如子，則百姓受到鼓舞而互相勸善；招徠各行工匠，國家才會富裕充足；撫慰遠方人民，則四方之人受到恩惠，自然歸順依附；安定各地諸侯，則天下人民敬畏誠服。」

哀公問：「如何做到這樣呢？」孔子說：「內心嚴肅誠敬，外表齊整端莊，不合禮義的事絕對不幹，這是修正己身之法；摒棄讒言，遠離女色，輕財物而重道德，這是尊重賢人之法；根據才能授以爵位，增加俸祿，理解其好惡，這是加厚親族間和睦之法；授予高官、委以重任，這是禮敬大臣之法；忠誠信實者，給予優厚俸祿，這是勸勉賢士之法；農閒時節才役使人力，並減收賦稅，這是愛民如子之法；經常查考工作，並依考績發給酬勞，這是招徠各行工匠之法；款待來往的各方族群，獎勵善行而憐憫弱勢，這是撫慰遠方人民之法；按時維持外交禮節，進貢雖薄而答禮豐厚，這是安撫諸侯。

之法。總之，治理天下國家有九條重要綱領，而實行的關鍵，只在一個誠字。」

●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卷二 尚書）

【白話】人民是國家的根本，唯有根本穩固，國家才會安寧。

●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卷十 孔子家語）

【白話】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施政道理及方法，都記載於典籍上。如果有像文王、武王那樣的人存在，那麼仁政便能實行；如果沒有像文王、武王那樣的人，那麼仁政便會跟著止息。所以施政的關鍵在於獲得聖賢人才。要想得到人才必須以修養己身來感召，修養己身必在於遵循道德倫理，遵循道德倫理的下手處，在於以仁愛存心。

● 昔者成王，幼在繯褓之中，召公爲大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職也。於是爲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

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貢如自然。」（卷十六 漢書四）

【白話】從前周成王年幼尚在襁褓之中，便由召公做太保，周公做太傅，太公做太師。保，是保護太子的身體；傅，是以道德仁義教導輔助他；師，是以聖賢教誨引導啟發他；這就是三公的職責。於是又設立「三少」，少保、少傅、少師，這是與太子生活在一起的人。所以當太子幼年懂事時，三公、三少就講明孝、仁、禮、義的道理，引導他落實，並驅逐奸邪之人，不讓太子見到不好的行為。於是選出天下品行端正、孝順友悌、見聞廣博有道德的人，護衛輔助他，讓他們陪伴太子朝夕相處、同出同入。所以當太子生下來，所見的都是正事，所聽的都是正言，所行的都是正道，在他左右前後都是正人君子。……孔子說：「從小養成的品德就像天性一樣，自然而然變成習慣。」

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卷

四十三 說苑

【白話】國家沒有賢能的臣佐和優秀的人才，而能成就功業、樹立名聲、轉危為安、延續亡國的，是從來沒有的事。所以國家安定的關鍵不在大，而在於贏得民心；輔佐的人不在多，而在於得到賢俊之人。得民心的人，人民自然會擁護他；有賢臣輔佐的人，士人自然來歸附他。

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對曰：「夫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卷十 孔子家語）

【白話】哀公問孔子說：「請問人道之中什麼最重要？」孔子回答說：「人道之中，政治最重要。政治的意思，就是端正。君主做事端正了，百姓也就跟著端正。」……哀公問道：「請問怎樣為政？」孔子回答說：「夫婦職責有所區別，父子互相親愛，君臣互相信任。這三個方面端正了，則萬事萬物的關係也跟著理順了。」

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智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守，而政事之本也。

(卷三十八 孫卿子)

【白話】 天地可以說是博大了，但不誠，就不能化育萬物；聖人可以說是睿智了，但不誠，就不能教化萬民；父子可以說是最親密了，但不誠，就會疏遠；君王可以說是最尊貴了，但不誠，就不為人所尊重。故誠之為德，乃君子之所恪守，亦為治理國家之根本。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卷九 論語）

【白話】 子路問孔子：「如果衛國的君主打算請您去輔助他治國，不知您將以何事為先？」孔子說：「那一定是先正名，使名分與事實（身分等）相符合。如果名不正，則言語不能順理成章；言不順，辦事就不易成功；辦事不成功，禮樂的教化就不能興起；禮樂不興起，刑罰就會用之不當；刑罰不當，人民就會感覺手足無措，天下就亂了。」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矣。（卷一 周易）

【白話】《彖傳》上說：家人，女子守著正道，居於家內，相夫教子；男子守著正道，處理外務，承擔經濟重擔；男女各守著正道，皆各得其正，這是天地間的大道理。一家人中有嚴正的君長，就是父母親。父親盡為父之道，兒子盡為子之道，兄長盡為兄之道，弟弟盡為弟之道，丈夫盡為夫之道，妻子盡為妻之道，則家道就能端正了，所有的家都端正，則天下也就安定了。

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飾爲末；商賈者，以通貨爲本，以鬻奇爲末。二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辨爲末；辭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列士者，以孝悌爲本，以交游爲末；孝悌以致養爲本，以華觀爲末；人臣者，以忠正爲本，以媚愛爲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卷四十四 潛夫論）

【白話】使百姓富裕，以農事生產爲本，以流動性職業爲末；各種工藝，以實用爲本，以雕琢裝飾爲末；買賣經商，以流通貨物爲本，以出售珍奇之物謀利爲末。這三者若能守本棄末，百姓就會富裕；若棄本守末，百姓就會

貧窮；百姓貧窮就會陷入困境而無心行善，百姓富裕就會安樂而可以接受教化。教育訓導，以道德仁義為本，以巧言善辯為末；言辭話語，以誠信順理為本，以奇異華麗為末；讀書之人，以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為本，以交友應酬為末；落實孝悌，以盡心奉養為本，以圖表面講排場為末；為人臣者，以忠誠正直為本，以諂媚討好為末。這五者若能守本棄末，仁義之風就會興盛；棄本守末，道德就會崩潰。

夫仁義禮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夫禮教之治，先之以仁義，示之以敬讓，使民遷善日用而不知也。（卷五十 袁子正書）

【白話】仁義禮制，是治理國家的根本；法令刑罰，是治理國家的枝葉。沒有根本就不能立國，沒有枝葉就不能有所建樹。以禮義教化治國，就要首先踐行仁義，並且帶頭做到恭敬、謙讓，帶動風氣，使人民於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覺遷善改過。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

矣，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反本修迹，君子之道也。」（卷十 孔子家語）

【白話】孔子說：「立身處世具備了六大根本，然後才能成為君子。立身有仁義，孝道是根本；舉辦喪事有禮節，哀痛是根本；作戰布陣有行列，勇敢是根本；治理政事有條理，農業是根本；安定國家有方法，慎選繼承人是根本；創造財富有一定的時機，辛勤經營是根本。根本不鞏固，就不要追求枝葉小事的完美；親戚都不能團結和睦，就不要致力於跟外人交往；做事情有始無終，就不要去從事多種事業。回歸根本從近處做起，這是君子採取的原則和方法。」所以假如本末倒置，不只徒勞無功，還會產生嚴重的流弊問題。

【補充】《群書治要》選文「反本修迹」，當今出版的《孔子家語》作「反本修邇」，本條白話依據「反本修邇」翻譯。

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義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

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卷二十七 蜀志）

【白話】諸葛亮擔任宰相，安撫百姓，明示禮義法規，精簡官職，採用應時而變的制度，推誠相待，辦事公道。對於竭盡忠心有益國家者，即使是仇人也必定獎賞；觸犯法令、怠忽職守者，即使是親信也必定懲罰；認罪悔改者，即使罪行嚴重也必定從寬開釋；巧言掩飾罪過者，即使罪行輕微也必定從嚴判刑。善行哪怕再微小也要表彰，惡行哪怕再微細也要懲罰。精通熟習各項政事，對事物從根本上加以治理，依照名位來要求實效，不允許弄虛作假。最終在蜀國境內，人人敬畏和愛戴他。刑罰政令雖然嚴厲，人民卻毫無怨言，正是因為他處事公平，而勉勵、禁戒非常明確。他真可以說是懂得治理國家的優秀人才，能與管仲、蕭何相媲美了。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卷九 孝經）

【白話】孔子說：「孝道，是德行的根本，一切教化都是從孝道的基礎上產

生出來的。」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與！（卷九 論語）

【白話】君子為人必專心致力於根本，根本建立了，道德就會隨之產生。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就是仁的根本啊！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卷九 孝經）

【白話】孔子說：「君子奉事父母能盡孝道，故可將忠誠移於奉事君主；奉事兄長能做到敬順，故可將順從移於奉事官長；家居生活治理得當，故可將管理才能移於處理政務。所以，在家中養成了孝悌的品行，才能在外建功立業，美好的名聲就會顯揚於後世了。」

●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卷二十二 後漢書二）

【白話】孔子說：「奉事父母能盡孝道，故可將忠誠移於奉事君主。」因此尋找忠臣，一定要從有孝子的家庭中選拔。

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卷十 孔子家語）

【白話】懂得如何做一個好兒子，然後才可能做一個好父親；懂得如何做一個好臣下，然後才可能做一個好君主；唯有懂得如何事奉人，然後才懂得如何任用人。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卷九 論語）

【白話】曾子說：「對於父母過世時的喪葬能謹慎守禮，對於已亡故的父母及祖先，都能依禮依時追思懷念，不忘其本，則風俗民情必然趨向淳厚善良。」

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歸。（卷三十九 吕氏春秋）

【白話】泉水很深，魚鱉就會聚來生存；樹木茂盛，飛鳥就會群集築巢；草叢茂密，禽獸就會趨附棲息；君主賢明仁德，各方的豪傑自然歸順依附。所以，聖明的君主不求各方歸附，而是盡力創造使人們歸附的條件。

夫爲政者，莫善於清其吏也。（卷四十七 劉廙政論）

【白話】治理政事，沒有比使官吏清廉更好的了。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卷九 論語）

【白話】子貢問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說：「備足糧食，充實軍備，取信於民。」子貢說：「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項，在這三項中先去掉哪一項？」孔子說：「去掉軍備。」子貢說：「如果迫不得已再去掉一項，在剩下的兩項中先去掉哪一項？」孔子說：「去掉糧食。自古以來人都免不了死亡，假使人民不信任政府，國家的威信就建立不起來了。」意謂只要人民信賴政府，雖無足食，仍可與國家共患難。若除去民信，縱無外患，也有內亂，則國家不能安立。

（一）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卷三十四 老子）

【白話】老子說：我有三種法寶，掌握並珍惜它們。一是仁慈，二是節儉，三是不敢居於天下人的前面。

二、知人

（三）
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近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仁，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廊。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以八觀六驗，人之情僞，貪鄙羨美羨美作惡，無所失矣，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卷三十九 呂氏春秋）

【白話】大凡衡量一個人，當他顯達時，觀察他所禮遇的是哪些人；當他榮貴時，就觀察他所薦舉的是哪些人；當他富有時，觀察他供養的是哪些人；當他的話受到君主聽信時，觀察他言行是否合一；當他閒居在家時，觀察他

的嗜好是否與義相合；當他近習於君主時，觀察他平時所說是否與道相應；當他困苦時，觀察他是否對非分之財有所不受；當他卑賤時，就觀察他是否對非義之事有所不為。使他喜悅，以檢驗他能否保持操守；使他歡樂，以檢驗他是否走向邪僻；使他發怒，以檢驗其能否自制其怒；使他恐懼，以檢驗他能否保持應有的節操；讓他見到悲慘之事，檢驗他是否心存仁慈；使他困苦，以檢驗他意志是否堅強。以上八項觀察、六項檢驗，是賢主用來衡量人才的方法。衡量和評定人才還必須憑藉於「六戚四隱」。什麼是六戚？就是父、母、兄、弟、妻和子。什麼是四隱？就是朋友、熟人、鄉鄰和親信。在內就用六戚四隱為標準，在外則用八觀六驗的方法，這樣人們的真偽、貪鄙、善惡等品性就能一覽無遺了。這就是聖王用以識別人才的方法。

【補充】商務印書館所印《群書治要》，有眉批「羨美作美惡」，而世界書局二〇一一年三月出版的《群書治要》則無。

景公問求賢。晏子對曰：「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夫上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而易退也，其下易進而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卷三十三 晏子）

【白話】齊景公問怎麼求取賢人，晏子回答說：「對顯達亨通的人，就看他所推薦的人；對窘迫不得志的人，就看他不願做的是什麼事；對富貴的人，就看他是否願意布施財物；對貧窮的人，就看他是否不取不義之財。最難求得的賢才，是難於出仕而卻容易引退的，其次是易於出仕也容易引退的，最下等的是急於出仕而不願丟官的。用這樣的辦法考核選拔人才，大概可以了吧！」

(一八五)
【白話】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卷十一 史記上）

【白話】平時看他所親近的人，富裕時看他所交往或施與的人，顯達時看他所推舉的人，窮困時看他不願做的事情，貧賤時看他是否不苟取。這五點足以確定宰相的人選。

(一八六)
一曰，微察二字間之以言，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貪貪作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卷三十一 六韜）

【白話】一是向他提出問題，看他言辭是否清楚周密；二是追問到底，看他是否有應變能力；三是暗中調查，看他是否忠誠不二；四是明確直接地提問，看他的回答是否有隱瞞或誇張之處，以了解他的品德如何；五是讓他支配財物，看他是否廉潔；六是用女色試探，看他的節操如何；七是把危難的情形告訴他，看他是否勇敢；八是讓他喝醉酒，看他醉態如何。八種檢驗的方法都用上了，一個人的賢明或不肖就能辨別出來了。

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挾其實，觀行必考其跡。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卷四十九 傅子）

【白話】聽取言論不如觀察事情，觀察事情不如觀察行為。聽取言論必須審察言論的本源或動機，觀察事情必須驗證事情的實際狀況，觀察行為必須考察事蹟。把這三方面綜合起來詳細分析，就會較少出錯了。

○
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卷四十九 傅子）

【白話】過去的君主知道身處高位要選拔人才困難，所以虛心聽取下屬的意見；知道身處下位的人與人相交容易，所以憑借他人來招致人才。

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卷三十 晉書下）

【白話】聽憑自己的猜測，則有不識人才的弊端；聽從別人的傳言，則有彼此看法不同的偏差。對於了解的人，以自己的愛憎取代了應有的公平；對不了解的人，憑人事關係破壞了國家選拔人才的制度和標準。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悅也。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悅也。悅之雖不以道，悅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卷九 論語）

【白話】孔子說：「為君子做事容易，但要使他高興卻很難。因為取悅君子而不合道理，君子是不會高興的。至於君子用人，總能量才用人，無求完備。為小人做事難，但使他高興卻很容易。因為取悅小人雖不合道理，他也會高興。至於小人用人，總是求全責備。」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卷九 論語）

【白話】孔子說：「沒有品行、庸俗淺陋的人，可以讓他事奉君主嗎？當他未得到官位利祿時，總是憂心得不到。得到以後，又憂心失掉。如果他憂心失掉官位利祿，那什麼事他都敢做出來。」

三、任使

一九三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卷九 論語）

【白話】魯哀公問孔子說：「如何才能使百姓服從？」孔子回答說：「舉用正直的人，把他安排在邪曲自私的人上面，百姓就會服從；舉用邪曲自私的人，把他放在正直的人上面，百姓就不會服從。」

一九三

天下樞要①，在於尙書②，尙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③，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惠，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卷二十二 後漢書二）

【白話】天下最重要的職位在於尚書，尚書的選拔豈能不重視？然而現任尚書大多是從郎官提升上來的，儘管他們通曉文法，善於應對，但這只是小聰明，大多沒有辦大事的能力。因此應當選拔那些做過州官且素有名聲的人任職，他們應對雖然遲緩，有時比不上別人，但他們一心向著國家，辦事周密。

【註解】①樞要：指中央政權中機要的部門或官職。②尚書：相當於現在的部長。③郎官：相當於現在的副部長。

周書
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卷八

【白話】憑言語選用人才，人們就會巧飾其言語；憑德行選用人才，人們就會竭力完善德行。巧飾的言語毫無用處，竭力完善德行則必有成果。

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卷三十三 晏子）

【白話】因此賢明的君主任用人選，諂媚阿諛的人不放在身邊，結黨營私的

人不得治理政事；用人時發揮他的優點，不強求他的缺點；任用他的專長，不強求他的弱項。這就是用人的主要原則。

故選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信，進不可以不禮，退之不可以權辱。（卷四十八 典語）

【白話】選拔大臣時不能不精確恰當；任命大臣時不能不信任；任他們為官，不能不待之以禮；免去他們的官職，也不能使他們受辱。

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祿者，則欺而濁；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卷四十七 劉廙政論）

【白話】君主知道提倡清廉而不懂得增加官員的俸祿，官員就會形成欺詐和貪污腐敗的風氣；懂得增加俸祿，而不知道怎樣減少官吏，財力就會空虛不足；知道減少官吏，而不懂得如何使他們竭盡全力，事情就繁多而顯得職位短缺。

夫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

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卷二十五 魏志上）

【白話】撤除無事可幹的職位，減省不急需的俸祿，停發不做事白領俸祿之人的費用，撤併無事可做的官員。讓官員一定有職責，有職責均需承擔事務，承擔事務一定接受俸祿，用俸祿代替耕作，這是古代的常規，也是當今所適宜的原則。

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無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矣；失於小人，其爲禍深矣。（卷三十二 管子）

【白話】德行厚實的人反而屈居下位，這是帝王的過錯；德行淺薄的人反而地位尊貴，這是帝王的失誤。寧可委屈了君子，千萬不能誤用小人。委屈了君子，君子的怨恨還不深；誤用了小人，小人引出的禍患卻是深遠的。

●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奸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卷三十八 孫卿子）

【白話】國君有六大隱患：讓賢能的人為政，卻與不賢的人去限制他；讓有

智慧的人謀慮政事，卻與愚昧的人去評論他；讓品德良好的人施行政令，卻與奸邪的人懷疑他。雖然想成功，怎麼可能辦得到呢！

四、至公

●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是謂大同。（卷七 禮記）

【白話】大道實現的時代，是以天下為天下人所共有。選賢任能，為天下人服務。因此，人們不僅親愛自己的雙親，不僅慈愛自己的子女，而使所有老人都能安度晚年，使所有小孩能得到良好的教育，茁壯成長，使所有鰥夫、寡婦、孤兒、無後嗣的老人，以及身殘和有病的人都得到照顧和贍養。這樣，人人都能真誠相處，就不會有勾心鬥角、損人利己的陰謀出現，盜竊和作亂的事也不會發生。這才是真正的大同世界。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卷三十一 六韜）

【白話】天下不是一個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能和天下人共享利益的人，可以得到天下；獨佔天下利益的人，就會失去天下。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卷四十九 傳子）

【白話】能通達天下人意志的，最重要的是要公正。能做到最公正的人，最重要的是沒有嫉妒之心。

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也。明分職，序事業，拔材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悅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卷三十八 孫卿子）

【白話】為人君者，愛民就可以使人心安定，喜好賢士就能使國家興盛，兩者都沒有就要危亡。明別職務上應盡的本分，分清事情的輕重緩急，選拔賢才，任用能人，一切都治理得井井有條，則公道通達私門杜塞，公義彰明而

私事止息。這樣，品德高尚的人得以任用，奸佞巴結的人受到遏止；貪圖利益的人被辭退，廉潔奉公的人受到重用。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聞以位爲樂也。（卷十七 漢書五）

【白話】我（董仲舒）聽說堯接受了委託，當了皇帝，以天下之憂為己憂，卻沒有聽說坐上了皇帝的位置而高興。

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卷十六 漢書四）

【白話】陸賈說：「天下安定，要重視丞相；天下危亂，要重視將領。將相和睦，賢者就樂於歸附；賢者歸附，天下即使有變化，權力也不會分散。」

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鬥，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卷十二 史記下）

【白話】只不過我（藺相如）考慮到，強大的秦國之所以不敢對趙用兵，只因爲有我們兩個人在。如今我們兩虎發生爭鬥，勢必不可能共存。我這樣做的原因，是以考慮國家的安危在先而個人的私怨在後。

五、教化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卷九論語）

【白話】孔子說：「人的本性本來是相近的，由於個人後天的習染不同，漸漸差異愈來愈大了。」

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故貴其所尚，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尚，故禮讓興；抑其所貪，故廉恥存。（卷四十九 傅子）

【白話】先王知道人有樂善好德的天性，又有貪慕虛榮和重視私利的習性，所以提倡美德，而抑制人的貪心。提倡美德，所以禮讓盛行；抑制貪心，所以廉恥得以保存。

治民之道，務篤於教也。（卷四十二 鹽鐵論）

【白話】治理百姓的最好辦法，就是一心一意地致力於教化。

上爲下效，然後謂之教。（卷四十五 崔寔政論）

【白話】在上者怎麼做，在下者就起而效法，這樣就稱為教化。

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惡以諷天下，而民莫不知恥。（卷四十九 傅子）

【白話】古代有德行的人，能夠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推行自己崇尚的美德來教導天下，而民眾沒有不崇尚美德的；以自己所憎惡的醜行來告諷天下，而民眾沒有不知道羞恥的。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卷九 論語）

【白話】孔子說：「身為子弟，在家要孝敬父母，出外要恭敬長輩和上司，做事要謹慎小心，說話要言而有信，要博愛眾人，親近有仁德的人。實行這五事以外，再學習古聖先賢的典籍。」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卷九 孝經）

【白話】古聖先王明白順從人性的教育是可以感化人民的，所以率先實行博愛，而人民受到影響，就沒有人遺棄自己的親人；向人民宣揚仁義道德，人民感發，起而實行，形成風氣；率先做到恭敬、謙讓，人民就不會爭鬥搶奪；制定禮儀和音樂引導和教育人民，於是人民就能和睦相處；明確表示崇尚什麼並獎賞之，厭棄什麼並懲處之，人民就會知道哪些事不可以做，從而自覺予以防範。

(二五)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悅者眾，此之謂要道也。」（卷九 孝經）

【白話】孔子說：「教導百姓相親相愛，沒有比弘揚孝道更好的了，因為孝是仁愛的原點。教導百姓遵循禮節，順從長上，沒有比弘揚悌道更好的了。改善社會風氣習俗，沒有比用良善的音樂去陶冶感化更好的了。安穩君長，治理人民，使上下各守本分，沒有比禮教更好的了。禮的含義，歸根結柢，就是一個敬字。因此，尊敬別人的父親，兒子就會高興；尊敬別人的哥哥，

弟弟就會高興；尊敬別人的君王，臣子就會高興；尊敬一個人，而千千萬萬的人感到高興。所尊敬的雖然只是少數人，而感到高興的卻是許許多多的人。這就是把推行孝道稱為『要道』的意義啊！」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卷十二 史記下）

【白話】孔子說：「用政治來教化人民，用刑罰來管理人民，這樣做，人民只想到如何免於刑罰，不會想到是不是可恥。用德行來教化人民，用禮義來管理人民，人民不但守法知恥而且能改過向善。」老子說：「法律政令愈詳細具體，走法律漏洞的盜賊反而愈來愈多。」

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卷十二 史記下）

【白話】子產治理鄭國，百姓不能欺騙他；子賤治理單父，百姓不忍心欺騙他；西門豹治理鄴縣，百姓不敢欺騙他。這三個人的才能，誰最高明呢？明察治理者，應當能夠分辨得出。

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墨墨作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卷四十一 淮南子）

【白話】人民不懂得禮義，國家有了法律也實行不了。法律能將不孝之人處死，卻不能使人擁有孔子、曾子那樣的德行；法令能對盜竊的人處刑，卻不能使人像伯夷那樣清廉。孔子培養的學生有三千人，他們都能做到在家恪盡孝道，出外恭敬長上，說出的話能成為人們依循的規則，行為能成為人們的表率，這些都是教化的結果。

【補充】商務印書館所印《群書治要》，有眉批「墨作曾」，而世界書局二〇一一年三月出版的《群書治要》則無。

文子問德仁義禮。老子曰：「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人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卷三十五 文子）

【白話】文子請教關於德、仁、義、禮的學問。老子說：「德是百姓所崇尚珍重的，仁是百姓所仰慕嚮往的，義是百姓所崇敬佩服的，禮是百姓所恭敬端肅的。這四個方面，是聖人用來統領萬物的。」

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卷二十六 魏志下）

【白話】尊顯賢明，表彰美德，是聖明的帝王所重視的；提倡善行和教化，是孔子所稱道的。

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卷三十二 管子）

【白話】打算有一年的收穫，最好是種五穀；打算有十年的連續收穫，最好是種植樹木；打算終身有獲益，最好是培植人才。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卷九 論語）

【白話】孔子說：「君子有三項應當敬畏的事：敬畏因果報應的真相，敬畏有德或有位之人，敬畏聖人的教誨。小人不知道因果報應而肆無忌憚，輕佻地對待高居上位的人，戲侮聖人的教誨。」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

高。（卷十四 漢書二）

〔白話〕儒家學派，其源頭來自掌管教化的司徒，其宗旨是輔助君主、順應陰陽、提倡教化。他們沉潛涵泳於六經的教誨之中，時刻留意推行仁義的機會。他們遠宗堯舜的道理而加以傳述，取法周文王、周武王的道理而加以闡明，效法孔子並以之為師，崇尚古聖先王的教誨，以道作為學問的最高境界。

〔三一〕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卷十四 漢書二）

〔白話〕道家學派，應當是由史官演化而來。道家著作記載了歷代成敗存亡禍福之道，能抓住綱要和根本，清靜虛無以保持自我節操，謙卑柔弱以自我克制，這是君王統治之術。與堯的自我約束禮讓和《易經》的謙遜相合。能一謙而得到天益、地益、神益、人益，這是道家所崇尚的。

六、禮樂

夫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卷三十三 晏子）

【白話】人之所以比禽獸尊貴，是因為人能奉行禮義。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正_{正作止}邪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此之謂也。（卷七 禮記）

【白話】禮的教化作用是潛移默化的，它防範邪惡於未然，能使人每天都在不知不覺中向善德靠近而遠離惡行，因此，先王都尊崇禮的教化作用。《周易》說：「君子重視事物的開頭。開頭若有一絲一毫的偏差，結果會有千里之遠的差錯。」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補充】商務印書館所印《群書治要》，有眉批「正作止」，而世界書局二〇一一年三月出版的《群書治要》則無。

●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

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卷七 禮記）

【白話】仁義道德，不藉助禮在細微曲折之間，體現出的等級秩序及具體的行為規範，就不能實現；欲通過身教和言教來移風易俗，扶正去邪，若不以禮作根本標準，就不免要顧此失彼而無法周到完備；分爭曲直，辨訟是非，若不以禮作準繩就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間，尊卑親疏恩義的關係，不依靠禮，就無法確定；無論是學習從政，還是學習其他東西，不根據禮，師生之間就不可能使教者認真、學者專心而產生親近之情；政府中職位品級的次序、軍隊的組織管理、官員到職就任、法令的貫徹執行，如果不根據禮，將失去威嚴而無法使人遵從；無論是特殊的還是常規的祭祀，供奉各種祭品以獻給鬼神，如果不按一定的禮儀進行，就會顯得不誠心、不莊嚴恭敬。

(三)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卷七 禮記）

【白話】禮的作用，用來確定人與人的親疏關係，斷定事情的嫌疑，分別物類的同異，辨明道理的是非。

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卷七 禮記）

【白話】君子做到以禮治身，便能與一切人事物和諧共處，內心平和沒有怨恨。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懼。（卷七 禮記）

【白話】富貴的人如果懂得習禮，就能做到不驕傲不淫侈；貧賤的人如果懂得習禮，就能做到保持自己的志向而不畏怯困惑。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婚禮者，禮之本也。（卷七 禮記）

【白話】婚禮是締結兩姓交好的禮儀，對上來說，可以奉事宗廟祭祀祖先，對下來說，可以傳宗接代繼承香火。所以君子十分重視。男女職責有區別，而後夫婦有道義；夫婦有道義，而後父子有親情；父子有親情，而後君臣關係才能端正。因此說：婚禮是禮的根本。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

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鬥爭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背叛侵陵之敗起矣。（卷七 禮記）

【白話】朝覲之禮是用來表明君臣之間的義理；聘問之禮是用來使諸侯互相尊敬；喪祭之禮是用來表達作為臣下或兒子的感恩之情；鄉間飲酒之禮是用来明確長輩晚輩的次序；婚姻之禮是用來分辨男女地位責任的區別。禮節，能制止混亂發生的源頭，就像堤防能阻止洪水氾濫的道理一樣。所以，認為舊的堤防沒有用處就毀壞它，一定會遭到水災；認為舊的禮儀沒有用處而丟棄它，一定會有禍亂發生。因此，婚姻的禮法如果被廢棄，那麼夫婦的道義就會衰敗而相處痛苦，淫亂邪曲的罪行就會增多；鄉飲酒的禮法如果被廢棄，那麼長幼的等級秩序就會喪失，爭鬥的刑事案件就會頻繁發生；喪禮祭禮如果被廢棄，那麼臣下、兒子的恩義就會淡薄，而背叛死者遺忘生者的人民就會很多；聘問之禮和朝覲之禮如果被廢棄，那麼君臣的名位就會發生錯

位，而背叛、侵犯欺凌君主的背棄行為就會出現。

●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卷七 禮記）

【白話】祭祀不可太頻繁，太頻繁就會產生厭煩情緒，一旦有了厭煩情緒就會不恭敬。祭祀也不可太稀疏，太稀疏就會使人怠慢，怠慢了就會漸漸忘卻祖先。

●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卷七 禮記）

【白話】凡音樂的緣起，皆出於人心。感情在內心深處萌動之後，表現於外即發出聲。聲成曲調便叫做音樂。因此太平盛世的音樂安詳而愉快，因為它的政治寬厚和諧；亂世的音樂怨歎而忿恨，因為它的政令違背天理民心；亡國的音樂悲哀而愁思，因為百姓處境艱難困苦。

音聲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怠本書意作佔懲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

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卷七 禮記）

【白話】音樂的內在精神，是與政治相通的。五音中的宮象徵君，商象徵臣，角象徵民，徵象徵事，羽象徵物。如果五音協調而不雜亂，就不會出現敗壞不和的聲音。宮音雜亂，音樂就會離散而無中心，反映國君驕傲自滿而賢者離去。商音雜亂，音樂就會傾斜不正，反映臣子官品敗壞。角音雜亂，音樂就會充滿憂愁，反映政令苛刻，百姓怨恨。徵音雜亂，音樂就會哀傷，反映徭役不休而民事勞苦。羽音雜亂，音樂就會危急緊迫，反映民眾貧困而財用匱乏。如果宮、商、角、徵、羽五音都雜亂，互相發生牴觸，就叫做「慢音」，音樂便顯得傲慢自大而無條理。音樂一旦演變至此，國家的滅亡就不遠了。

亂世之樂，爲木革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以此爲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卷三十九 呂氏春秋）

【白話】亂世的音樂，演奏木制、革制樂器的聲音就像打雷，演奏銅制、石

制樂器的聲音就像雷霆震怒，演奏絲竹器之類歌舞音樂就像大嚷大叫。這樣的噪音用來驚駭人們的精神，震動人們的耳目，動搖放蕩人們的性情，倒是可以辦到的；用來作為音樂演奏，那絕對不可能給人帶來歡樂。所以音樂愈是奢華放縱，民眾就愈是受到抑鬱，國家愈是混亂，君主的地位亦愈是卑下，這樣也就失去音樂的本來意義了。

（二七）樂由中出，禮自外作。大樂必易，大禮必簡。（卷七 禮記）

【白話】樂由內心深處發出，禮是規範人的外在行為。盛大的音樂必定是平易的，盛大的禮儀必定是簡樸的。

七、愛民

（二八）利天下者，天下亦利；害天下者，天下亦害之。……仁人在位，常爲天下所歸者，無他也，善爲天下興利而已矣。（卷四十九 傳子）

【白話】能利益天下的人，天下人也會利益他；危害天下的人，天下人也危

害他……仁愛的人在位時，天下人都依附他，沒有別的原因，這是因為他善於為天下人興利罷了。

所謂天子者，天下相愛如父子，此之謂天子。（卷三十一 六韜）

【白話】所謂天子，對天下人如子女一樣愛護，而天下人對他像父親一樣敬愛，這才稱得上是天子。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卷一 周易）

【白話】天地養育萬物，使萬物各得暢茂生長，聖人頤養賢能的人，使他們為人民謀福利，將福澤推及萬民的身上。

故善爲國者，御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也。見之飢寒，則爲之哀；見之勞苦，則爲之悲。（卷三十一 六韜）

【白話】所以善於治理國家的君主，管理老百姓就如同父母愛護自己的孩子，就如同兄長愛護弟弟。見到百姓飢寒，就爲之哀痛；見到百姓勞苦，就爲之悲傷。

三

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卷六 春秋左氏傳下）

【白話】我聽說國家的興盛，是因為看待人民如受傷的人一樣倍加體恤，這就是它的福祉；國家的衰亡，是因為看待人民如泥土小草一樣輕賤糟蹋，就是它的禍患。

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卷四十三 說苑）

【白話】堯對於天下人民心存關懷，對窮苦人家更加關心，傷痛所有百姓遭受罪罰，擔憂他們不能好好生存。有一個人飢餓，就說，「是我讓他飢餓的啊」；有一個人受寒，就說，「是我讓他受寒的啊」；有一個人犯罪，就說，「是我使他犯罪的啊」。堯的仁慈昭著彰顯，而社會道義就樹立了；道德博厚，感化了廣大的群眾。所以不需要獎賞，而人民自己就會互相規勸勉勵；不必用刑罰，而人民就被治理得很好。先寬恕他們，然後教育他們，這

就是堯治理天下的方法。

二四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卷九 論語)

【白話】子張向孔子問為仁之道。孔子說：「能實行五種品德於天下，便算是仁了。」子張問：「請問是哪五種？」孔子說：「恭、寬、信、敏、惠。對人恭敬，就不會遭受侮辱；待人寬厚，就可以得到大眾的擁護；誠信就能得到別人的信任；做事勤勉敏捷，就能獲得成功；給人恩惠，人必感恩圖報，故足以運用人力建設國家。」

二四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卷九 論語)

【白話】我曾經聽說有國的諸侯，有家的卿大夫，不憂患土地人民之寡少，而憂患政治、財富不平均；不憂患貧窮，而憂患上下不能安定和睦。因此政教朝均平的目標發展，則無貧窮；上下和諧同心，則不憂患土地人民寡少；

人民安定團結，則國家不會有傾覆的危險。誠能如此，遠方的人如不歸附，則我修養禮樂教化來感召他們；他們來歸附以後，就使他們生活能安定下來。

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卷四十二 鹽鐵論）

【白話】可是現在所謂好的官吏，動用嚴法禍害百姓，使用暴力強權殘害下級，不根據法律的本意，而是專憑自己殘酷的心意行事。

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姓下舊有家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①，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尙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讐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卷十九 漢書七）

【白話】造成老百姓失業流離的原因有七：陰陽失調，旱澇成災，此其一；

官府加重索取，增加賦稅，此其二；貪官污吏假公濟私，貪婪無度，此其三；豪強富家蠶食百姓，永無止境，此其四；苛暴之吏徵發徭役，貽誤了農時，此其五；鄉間村落時時響起警戒盜賊的桴鼓之聲，百姓不分男女都不得不出動圍擊追捕，此其六；盜賊劫掠百姓，搶奪錢糧器物，此其七。這七種逃亡的情況還不算厲害，又有七種逼迫百姓死亡的情況：殘酷的官吏毆打殘殺，此其一；審理案件苛刻，此其二；冤枉陷害無辜之民，此其三；盜賊遍地，此其四；怨家仇人相互殘殺，此其五；年景不好收成極壞百姓忍飢挨餓，此其六；瘟疫疾病到處氾濫，此其七。百姓有七種使之四處逃亡的情況，卻無一利可得，想要使國家安定實在是太難了。百姓有七種使之喪生丟命的情況，卻無一線生路，想要讓他們安分守己而廢棄刑法，實在是太難了。

【註解】①繇役：古代官府指派成年男子義務性的勞役，包括修城、鋪路、防衛鄉里等工作。

八、民生

富國有八政：一曰，儉以足用；二曰，時以生利；三曰，貴農賤商；四曰，常民之業；五曰，出入有度；六曰，以貨均財；七曰，抑談說之士；八曰，塞朋黨之門。（卷五十 袁子正書）

【白話】使國家富強的政策有八條：一是要節儉，使財貨寬裕；二是掌握農時，生產貨利；三是重視農業，抑制商賈；四是使人民都有固定的職業；五是量入為出，開支有節制；六是以貨幣平均財富；七是抑制高談闊論的人；八是杜絕結黨營私。

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歛散之以時，即準平。（卷十四 漢書二）

【白話】民眾有剩餘時，物價就比較低，所以君主就低價收購；民眾不夠用時，物價就高，所以君主就拋售。如果收購與拋售掌握得恰逢其時，供求就能平衡，物價就能穩定。

九、法古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弗迷。（卷二 尚書）

【白話】學習古訓，才可以做官治理政務，根據古代的典章制度議論政事，政事就不會迷惑錯誤。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卷十一 史記上）

【白話】俗話說「過去的經驗教訓不忘記，就是以後做事的借鑑」。因此君子治理國家，考察於上古的歷史，驗證以當代的情況，還要通過人事加以檢驗，從而了解興盛衰亡的規律，思考權衡與之相適應的形勢，或捨棄，或吸納，有條不紊，隨客觀形勢變化而制定相應策略，因此歷時長久而國家安定。

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時戒曰，吾之居民上

也，搖搖恐夕不至朝；堯之居民上，振振如臨深川；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恐不滿日；湯之居民上，戰戰恐不見旦。」王曰：「寡人今新并殷居民上，翼翼懼不敢怠。」（卷三十一 險謀）

【白話】周武王問尚父：「古代帝王的自我警戒可以告訴我嗎？」尚父說：「黃帝時的警戒說，『我領導人民，憂慮不安唯恐傍晚到不了早晨』；堯帝領導人民，戰戰兢兢如臨深川；舜帝領導人民，小心謹慎如履薄冰；禹王領導人民，戰戰慄慄唯恐治理過不了今天；湯王領導人民，恐懼顫抖生怕到了天明。」武王說：「我現在領導兼併的殷國人民，對他們小心翼翼，戒懼而不敢稍有懈怠。」

十、綱紀

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

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卷十 孔子家語）

【白話】天下所共同遵循的倫常大道有五種，而用以實踐的功夫則有三種。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這五種就是天下人所共同遵循的倫常大道；智慧、仁愛、勇敢，這三種就是天下人應有的德性。踐行這些大道和美德，都是靠一個「誠」字貫徹始終。這種道理，有的人生下來就知道，有的人經過學習才知道，有的人要下苦功才能知道，等到明瞭知道的時候，都是一樣。有些人安然自得地去實行，有些人為了得到利益去實行，有些人則需要勉強自己才能實行，等到成功時，都是一樣。

【補充】五倫之道：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導之，義以宣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
(卷三十七 慎子)

【白話】仁、義、禮、樂、名、法、刑、賞這八項，是遠古時代五帝三王用來治理天下的法寶。所以要用仁愛思想來教導人民，要用道義來使人民做與

自身名分相符合的事，要用禮儀來規範人民的行為，要用音樂來調和人們之間的關係，要用名分來端正人們之間不同的身分，要用法律來統一人民的行為，用刑罰來讓人民畏懼犯罪，要用獎賞來勸勉、鼓勵人民行善。

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智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能。有士之君，能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卷十 孔子家語）

【白話】所以說仁愛最重要的在於愛護眾人，明智最重要的在於辨別賢人，為政最重要的在於任命能人。擁有疆土、身居上位的國君達到這三點，那天下的人都會恭敬聽命。

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也。（卷七 禮記）

【白話】天子掌管對男子的教化，王后掌管教化婦女有柔順的德行；天子負責陽剛之事，王后負責陰柔之事；天子治理外務，王后治理內務。對男子的教育和對女子恭順的教導形成風俗，外部和內部都能和諧恭順了，國家與家庭都能治理得有條理，這就叫做隆盛的德行。

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度量通，則財用足矣；用賢，則多功矣；無私，百智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卷三十六
尸子）

【白話】 治理天下要遵循四項法則：一是誠心愛民，二是大公無私，三是任用賢才，四是度量財用。度量財用能心中明白，就財用充足；任用賢才，治理國家就多功績；大公無私，是智慧的本源；誠心愛民，就體現了愛民如子的行為。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卷三十二 管子）

【白話】 糧倉充實，人民才知禮節；衣食充足，人民才知榮辱；在上者能篤行禮法，人民才能效法而使六親團結堅固；立國的四大綱要能夠伸張，國君的政令才能推行無阻。立國的四大綱要不伸張，國家必會滅亡。立國有四

大綱要，其中一個綱要斷去，國家就會歪斜；其中二個綱要斷去，國家就會危險；其中三個綱要斷去，國家就要傾覆；其中四個綱要斷去，國家便會滅亡。傾斜了還可以將它扶正，危險了還可以使它安定，傾覆了還可以將它救起，獨有滅亡了便不能使它再建立。什麼是四大綱要呢？一是禮，二是義，三是廉，四是恥。政治之所以能夠推行，在於順應民心；政治之所以荒廢，在於違反民心。

二五九

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也，尊師則不論貴賤貧富矣。（卷三十九呂氏春秋）

【白話】所以古代的聖王沒有不尊重老師的。尊重老師，就不計較老師的貴賤貧富。

二六〇

湯曰：「何謂臣而不臣？」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卷四十三說苑）

【白話】商湯問：「為什麼說他們是臣子但不把他們當作臣子看待？」伊尹回答說：「國君不能當作臣子看待的有四種人：伯父、叔父等是大臣，不能

稱他們為臣；眾兄長是大臣，不能稱他們為臣；先王的大臣，不能稱他們為臣；有高尚品德的人做大臣，不能稱他們為臣；這就叫做順乎倫常大道。」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卷九 論語）

【白話】孔子說：「君子不在那個職位上，就不參與策畫計議那個職位所管的事。」

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矣。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

（卷三十七 慎子）

【白話】所以，君主凡事都要出面，事必躬親，那麼臣下就不會各司其職，去完成任務了。這樣，君臣的職位就互換了，就叫做顛倒錯位，必然一片混亂。君主任用臣下而不事必躬親，那麼臣下就會各司其職，完成任務。這是君臣治世的正當關係，和亂世有明顯的區別，不能對此不予明察。

政不可多門，多門則民擾。（卷二十九 晉書上）

【白話】政令不可由許多部門發出，政出多門就會困擾民眾，使他們無所適

從。

十一、賞罰

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代闇主，誅賞各緣其私。（卷二十三 後漢書三）

【白話】古時候的賢明君主，褒獎和懲罰都要依據當事人的功勞或過失為標準；末代的亡國昏君，誅殺和封賞都憑個人私情。

夫當賞者不賞，則爲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爲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卷四十六 中論）

【白話】應當獎賞的不獎賞，做善事的人將失去了原先的期望，就會懷疑自己的行為是否有意義；應當懲罰的不懲罰，做惡事的人就會輕視國家的法令，毫無忌憚，繼續作惡。

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爲上賞，蔽賢者爲上戮。（卷四十九 傅子）

四【白話】所以上古賢明君王教誨道：推薦賢人的人受重賞，埋沒賢人的人受重懲。

二七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貴富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則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祿，況無德無功，而敢虛干爵祿之制乎！（卷四十九 傳子）

【白話】官爵和俸祿，是國家權力的根本，是達到富貴的途徑，不能不重視。既然如此，那麼沒有美德，就不應授予爵位；沒有功勞，就不能給予俸祿。爵和祿的教令已經設立，賢良的士人就不敢以淺薄的道德而接受高貴的爵位，勤勞的大臣就不敢以極小的功勞而接受優厚的俸祿，何況是沒有美德和功勞的人，還敢用弄虛作假來干擾爵祿的制度嗎？

二八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對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也。凡奸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文飾之耗。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文繡纂組，傷女功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女功傷則寒之源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也。」（卷四十三 說苑）

【白話】魏文侯問李克說：「刑罰產生的根源是怎樣的？」李克說：「它根源於奸邪淫佚的行為。凡是奸邪之心，都由飢寒而引起；淫佚之心，則因過分裝飾而形成。住房雕梁畫棟，就會妨害農業的生產；穿衣追求華麗精美，就會妨害女工的紡紗織布。農業、女工受到妨害，就是飢寒的本源。飢寒交迫，而沒有奸邪行為的，未曾有過。男女都互相誇耀衣飾之美，卻能不淫佚的，也未曾有過。……刑罰的產生有其根源，君王不正本清源而只懲處既成的罪咎，這是有害國家的做法啊。」

十二、法律

二七

先仁而後法，先教而後刑，是治之先後者也。（卷五十 袁子正書）

【白話】先實行仁義然後才用法令，先進行教化然後才用刑法，這是治理國家的重要先後次序。

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反己自正也。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

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責於下；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爲檢戒戒作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矣。（卷三十五 文子）

【白話】法令制度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地下生出來的，而是人們制定出來的，又反過來約束人們端正自己。果真通達了根本，就不會在細枝末節上犯錯誤；掌握了綱要，就不會被疑惑所困惑；人君自己能做到，也不要去非難別人；自己做不到，就不要去要求臣民；禁止百姓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所以人君制定法度，首先自己要做守法的模範，法紀、禁令先能在立法者自己身上得到實施，那麼，政令法度就必然能在百姓中得到貫徹。

● 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卷二 尚書）

【白話】凡我的各級官長，要認真對待你們所管理的工作，慎重對待你們發布的命令。命令發出了就要實行，不能朝令夕改。為政要出於公心，去掉個人的私情或恩怨，人民將會信任歸服。

● 《書》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卷十七 漢書五）

【白話】《尚書》說：「與其殺死無辜的人，寧可失於不合常規。」意謂刑獄之事要體現仁政，司法的官吏要以仁德存心，避免以苛察為明。

子曰：「聽訟吾猶人。必也使無訟乎！」（卷九 論語）

【白話】孔子說：「審理訴訟案件，我跟別人的方式差不多。但我一定盡力使訴訟案件不發生才好。」

十三、慎武

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卷四十七 政要論）

【白話】聖人用兵，為的是有利於萬物，而不是有害於萬物；為的是用來挽救危亡，而不是用來製造危難。……所以說：愛好戰爭的必將滅亡；疏忽備戰的必將危險。

兵者存亡之機，一死不可復生也。故曰：天下難事在於兵。（卷五十 袁子正

(書)

【白話】用兵是人命生死存亡的關鍵，一旦陣亡，就不可能再救活。所以說，天下難事是用兵。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上左，凶事上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卷三十四 老子)

【白話】兵器是不吉祥的東西，不是君子所應用的。萬不得已而使用它，以恬惔為上，無貪功欲利之心，勝利了也不自鳴得意。若感到得意，那就是喜歡殺人。喜歡殺人，就不可能得志於天下。吉慶的事情以左邊為上，凶喪的事情以右方為上。副將軍居於左邊，上將軍居於右邊，這是說明出兵打仗用喪禮儀式來處理。打仗會殺人眾多，要帶著哀痛的心情去對待；打了勝仗，要用喪禮的儀式去處理。所以君子貴德而賤兵，應以道化人，不傷害無辜的百姓。

(二七)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卷三十四 老子)

【白話】軍隊所到的地方，民生凋敝，田地荒蕪，荊棘叢生。大戰過後，殺傷和氣，故五穀疫病，必有災荒之年。

十萬之師出，費日千金。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卷三十七 尉繚子）

【白話】十萬人的軍隊出動，每天耗費資金有千金之多。所以百戰百勝，不算最好的勝利；不戰而勝，才是最好的勝利。

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卷十九 漢書七）

【白話】拯救戰亂誅殺殘暴，被稱為義兵，義兵能夠取勝稱王；敵兵壓境，不得已而用兵的，被稱為應兵，應兵是能夠打勝仗的；為小事而爭恨鬥狠，壓制不住憤怒的，被稱為忿兵，忿兵是會被打敗的；貪圖別人土地、財物、珍寶的，被稱為貪兵，貪兵是會被擊潰的；倚仗國勢強大，誇耀人口眾多，想在敵人面前逞威風的，被稱為驕兵，驕兵是會被消滅的。這五種情況，不

僅僅是人的力量所為，而是天道的約束啊。

故兵者國之大器，存亡之事，命在於將也。先王之所重，故置將不可不審察也。（卷三十一 六韜）

【白話】所以，出師用兵為國之大事，亦為國家存亡之所關鍵，其命運全在於將帥。而為先王（指文王）之所重視，因此任命將帥，不可不加以慎重的審核考察。

十四、將兵

（二）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卷三十三 孫子）

【白話】如果對待士兵就像對待嬰兒那樣悉心關懷照顧，那麼士兵就能與將帥共赴險境，衝鋒陷陣；如果對待士兵就像對待自己心愛的兒子那樣盡心愛護，那麼士兵就能與將帥生死與共。

伍、敬慎

一、微漸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卷一 周易）

【白話】積累善行的人家，必然給後世子孫帶來福澤；積累惡行的人家，必然給後世子孫帶來禍殃。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卷一 周易）

【白話】善行不積累，就不足以樹立名聲；惡行不積累，也不足以自滅其身。小人做事，完全以利害關係為出發點，以為做出小小的善事不會得到什麼好處，便索性不去做，以為做些小的惡事無傷大體，便不改過，所以日積月累，惡行積累到不可掩蓋的程度，罪責大到無法解脫的地步。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

也。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卷十七 漢書五）

【白話】十圍粗的樹，是從小小的嫩芽長起來的，當時用腳一碰就會折斷，用手一提就可以拔出來，因為它還沒有生長，沒有成形。在磨刀石上磨刀，看不見磨刀石被減損，到了一定的時候，卻被磨損殆盡了；栽種樹木飼養家畜，看不見它們在成長，到一定的時候，卻不知不覺長大了；積累仁德和善行，並沒有感覺到它的好處，而到一定的時候卻發生作用；拋棄仁義，違背天理，並沒有感覺到它的壞處，到一定的時候卻走向敗亡。

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卷七 禮記）

【白話】傲慢不可滋長，欲望不可放任，志向不可過於自滿，享樂不可沒有節制。

蓋明者遠見於未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卷十八 漢書六）

【白話】見識高明的人能在沒有出事前就預見到，有智慧的人能在危險沒形成之前躲避；禍患大多都是藏在隱微之處，而在人們疏忽時發生。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卷九 論語）

【白話】孔子說：「一個人如果沒有深遠的思慮，他必然隨時遭遇不可預測的憂患。」意謂，就辦事方面，無論大小，目標要遠大，辦法要周詳，又要預防流弊；做人方面，也要有遠大的志向、長久的規畫，否則憂患就在眼前。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卷一 周易）

【白話】孔子說：「凡是招致危險的人，都是因為他先前安逸於他的職位上；滅亡的國家，是因為先前自以為國家可以長存；敗亂的國家，是因為先前自以為已經治理穩定。因此君子安居而不忘傾危，生存而不忘滅亡，整治而不忘敗亂，自身則可常安而國家可以永保。」《易經》否卦九五爻辭上說：「（心中時時自警）將要滅亡了！將要滅亡了！天下國家的治安，就能

像繫結於叢生的桑樹一樣安然無恙。」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卷三十四 老子）

【白話】災禍啊，幸福倚傍在它裡面；幸福啊，災禍藏伏在它之中。誰知道它們轉化的究竟微妙呢？意謂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禍去福來；人得福而驕奢淫逸，則福去禍來。

「教人曲突遠薪，固無恩澤；燋頭爛額，反爲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豈夫獨突薪可以除害哉？……後世多損於杜塞未萌，而勤於攻擊已成，謀臣稀賞，而鬥士常榮。（卷四十四 桓子新論）

【白話】「教人改彎煙囪、移開柴草的，卻不認為有恩澤；幫助救人而被燒得焦頭爛額的人，反而成為座上客。」這是痛感失火人家的本末倒置，哪裡僅僅是指改灶移柴可以免除災禍的這件事情呢？……後世的人大多在防患於未然方面做得不夠，卻努力於搶救已經造成的後果，謀臣們很少受到獎勵，而鬥士常常受到尊崇。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卷二 尚書）

【白話】不尊重他人，隨意輕慢戲弄，就會喪失做人應有的道德；沉溺於所喜好的事物之中，乃至於不能自拔，就會喪失自己原有的志向。

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卷十一 史記上）

【白話】箕子是紂王的親戚。紂王開始使用象牙筷子時，箕子感嘆說：「他既然使用象牙筷子，接下來必然用寶玉做杯，使用玉杯，必然還會渴望得到遠方的奇珍異物以供自己享用，車馬、宮室逐漸奢侈華麗，從此開始，國家將無法振作、挽救了。」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卷三十四 老子）

【白話】圖謀難事要在還容易的時候下手，實現遠大目標要從細微處做起。天下的難事，必定從容易時入手；天下的大事，必定從細微處做起。所以有道的人始終不自以為大，因此能成就大事業。

燬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間扁鵲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也。』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鑽血脈，投毒藥，割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卷三十四 鶲冠子）

【白話】 麗燬說：「大王難道沒有聽人說過魏文侯曾這樣問過扁鵲嗎？魏文侯說：『你們家兄弟三人，哪一位醫術最好？』扁鵲回答說：『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是最差的。』魏文侯說：『為什麼？能講給我聽聽嗎？』扁鵲說：『我大哥治病是看病人的神色，在病變還沒有形成的隱微階段，就把病治好了，所以他的名聲不出家門。我二哥治病是在病情剛剛發作之時，就能把病治好，所以他的名聲不出巷子。而我治病，扎針疏通血脈、用有副作用的湯汁、做手術來救治病人，因此我的名聲響遍諸侯。』」

二、風俗

二九五

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卷十五 漢書三）

【白話】眾位賢臣在朝廷上能和睦相處，萬事萬物在朝廷外也能調和互濟。這樣，四海之內沒有不和平安寧的。

二九六

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有罪惡者無徵幸，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卷四十六 申鑒）

【白話】所以人們都使自己的心性端嚴恭敬，謹慎地修身實踐。有罪惡的人不會僥倖逃避懲罰，沒有罪過的人不會擔憂懼怕，別人的請託一律不聽從，私贈財物也沒有用處，那麼民心也就平正了，這就叫做「正俗」。

二九七

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唯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卷四十六 申鑒）

【白話】君主和群臣親近並且遵守禮法，百官和睦而不隨便附和，互相謙讓而不爭功，勤奮而無怨言，沒有變故時，堅守自己的職事，這就是國家安定

太平的氣象。

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卷二十三 後漢書二）

【白話】古時進身為官，必是有德行又命中有官運的人；現在進身為官，只是憑藉錢財和權勢。

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卷一 周易）

【白話】在上者輕慢，在下者暴虐，盜寇就思謀侵伐了。財物不妥當收藏，就引人偷盜；在容貌打扮上太妖冶，就會引人淫亂。

民之過在於哀死而不愛生，悔往而不慎來。善善作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於字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卷四十六 中論）

【白話】民眾的過失在於對死者悲哀而不愛惜活著的人，對過去的事後悔不已而不慎重地對待將來。總是喜歡談論往事，愛爭辯已了之事，荒廢於今日，更懈怠於將來的時光，這樣一直到老死。

【補充】商務印書館排印《群書治要》，有眉批「墮下有於字」，而世界書

局二〇一一年三月出版的《群書治要》則無。

三、治亂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卷二十一 後漢書二）

【白話】《黃石公記》上說：「柔能克剛，弱能勝強。」柔和是與仁德相符的，剛強是與悖禮亂德相應的。弱者自然招感仁義之士的幫助，强悍者容易遭受人們的怨恨。捨近謀遠的人，會勞而無功；捨遠謀近的人，安閒而有好結果。使人民安居樂業的政治多出忠臣，勞役繁重的政治多出亂民。因此說，一心想多佔地域的君王，其土地就會荒蕪；一心實施仁德的君王，其國勢就會強大。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人，心安理得；貪圖別人所擁有的人，性情會凶暴。殘酷暴虐的政治雖然一時成功，最終也一定要失敗。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卷九 孝經）

【白話】孔子說：「古代五刑所屬的犯罪之條列，有三千之多，其中沒有比不孝的罪行更大的。脅迫君王的人，是眼中沒有君王的存在；詆毀聖人的人，是心中沒有禮法的存在；誹謗行孝的人，是心目中沒有父母。這三種人，都是造成天下大亂的根源。」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卷三十七 孟子）

【白話】國中上下互相爭奪利益，國家就危險了。意謂從國君到百姓，都要爭利，必導致弑君篡位。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卷十 孔子家語）

【白話】魯哀公問孔子說：「我聽說向東邊擴建住宅是不吉祥的，真是這樣

嗎？」孔子說：「有五種不吉祥的事，而向東邊擴建住宅卻不在其內。損人利己，是自身的不祥；遺棄老人只顧孩子，是家庭的不祥；捨棄賢明之人卻任用不肖之徒，是一國的不祥；老人不教育後代，年幼的人不學習，是風俗的不祥；聖明的人都隱退不出，而愚昧的人擅自利用職權，是天下的不祥。總之，不吉祥的事情有五種，向東邊擴建住宅並不包括在內。」

四、鑒戒

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卷十 孔子家語）

【白話】君主好比船，百姓好比水；水可以負載船，也可以覆沒船。國君由此想到其中的危險，那麼什麼是危險也就知道了。

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卷二十九 晉書上）

【白話】將要繼承王位的太子，不用擔憂不富貴，不用擔憂別人不敬畏，要擔憂的是過於驕奢而聽不到自己的過失，不知道農業勞動的艱辛。更過分的，甚至不知道六畜的名字，這樣還不應該努力嗎？

孟子曰：「離妻子無妻子之子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卷三十七 孟子）

【白話】孟子說：「就算有離妻子的眼力，公輸子的精巧，如果不圓規和曲尺，也不能正確地畫出方形和圓形；就是有師曠辨音的耳力，如果不按六律，便不能校正五音；就算有堯舜的道德修養，如果不實行聖王的法令制度，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所以說，只有善心還不足以從事政治，只立善法，善法也不可能自己實行。」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六守者，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慎擇此六者，奈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轉作專，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

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慎此六者以爲君用。君無以三寶借人，以三寶借人，則君將失其威。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六守長則國昌，三寶完則國安。」（卷三十一 六韜）

【白話】周文王問姜太公：「凡是治理國家和人民的國君，都想長久保有其國家，為何他們會失去呢？」太公說：「此乃由於他們不能選擇適當的人才和建立適當的事業之故。凡為人君者，必須注意六守以選拔人才，並謀劃三寶以經營事業。所謂六守，一是仁，二是義，三是忠，四是信，五是勇，六是謀，這就稱為六守。」文王又問：「如何能選擇到具備此六種德行之人呢？」太公說：「給他以財富，觀察他是否不踰越禮法；責他以高爵，觀察他是否不驕傲凌人；付託他以重任，觀察他是否不專擅；使他處理事務，觀察他是否不虛偽欺騙；使他當危難之任，觀察他是否能臨危不懼；使他處理事變，觀察他是否能應變無窮。富而不踰越禮法，是心中存有天理之公，是即仁也；貴而不驕傲凌人，是心中存有義理之明，是即義也；擔負重任而不轉變心意，是心中存有忠誠之操，是即忠也；處理事務而能坦白無隱，是心

中存有誠信之行，是即信也；當危難之任而能臨危不懼，是心中有勇往不屈之意，是即勇也；處理事變而能應機不窮，是心中具有機智之略，是即謀也。以此六種方法去觀察人才，可以得到具有六守之人。人君不可將處理三寶之權利給與他人；給與他人，則人君將喪失其權威。三寶乃是大農、大工、大商三種經濟組織。具有六守之賢才眾多，則國家昌盛；三寶之經濟制度完備，則國力充足。人才盛而國力足，國家自然可以長治久安了。」

三九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蒞民，所患何也？」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無獄無獄作同欲，而百姓無怨怨作怨也。」（卷三十三 晏子）

【白話】景公問晏子說：「執掌國政管理人民，最憂慮的是什麼？」晏子回答說：「最憂慮的事有三件：忠於國君的臣子不被信任，這是一患；國君信任的臣子不忠誠於國君，這是二患；國君與臣子不同心，這是三患。所以賢明的國君身居上位，沒有對忠臣不信任的現象，也沒有國君信任的臣子不忠心耿耿的現象，所以國君和臣子同一條心，而百姓也無怨言。」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三患也；仕者持祿，遊者憂僂僂作反，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強而無守備，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蓄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卷三十四 墨子）

【白話】墨子說：「國家有七種禍患。這七種禍患是什麼呢？內外城池壕溝不足守禦，而去修建宮室，這是第一種禍患；敵兵壓境，四面鄰國都不願來救援，這是第二種禍患；把民力耗盡在無用的事情上，賞賜沒有才能的人，這是第三種禍患；做官的人只求保住俸祿，遊學未仕的人只顧結交朋黨，國君修訂法律以懲治臣下，臣下畏懼君王的威勢卻不敢直言勸諫，這是第四種禍患；國君自以為神聖聰明，而不過問國事，不瞭解下情，自以為安穩而強盛，而不做防禦準備，這是第五種禍患；君主信任的人卻不忠誠，忠於君主的人卻不被信任，這是第六種禍患；積蓄、播種的糧食，不足以養活人民，大臣不足以承擔事務，賞賜不能使人們欣喜，誅罰不能使人們畏懼，這是第

七種禍患。治國若存在這七種禍患，必定亡國；守城若存在這七種禍患，敵軍一到就必然會使城池淪陷。七種禍患存在於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必有災殃。」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復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卷四十 韓子）

【白話】十種過錯：一是奉行對私人的小忠，那是對大忠的危害。二是只顧眼前小利，那是對大利的破壞。三是行為乖僻固執己意，對待諸侯不按禮制，就會走向毀滅自己的道路。四是不致力於治理國事，卻沉溺於音樂，那是使自己陷入困窘的事。五是貪婪固執，財迷心竅，那是亡國喪身的禍根。六是沉迷於女色歌舞，不顧國家的政事，就會遭受亡國的災禍。七是離開朝

廷到遠方遨遊，忽略臣下的勸諫，那是危害自身的做法。八是做錯了事，不聽從忠臣的忠言，卻一意孤行，那就是敗壞名譽受人譏笑的開端。九是不考量國內的力量，而依賴國外的諸侯，那就是國土被割削的禍患。十是國家弱小，卻頗預無禮，不採納諫臣的意見，那就有斷絕後嗣的趨勢。

亡國之主必必下有自字驕，必自智，必輕物。（卷三十九 呂氏春秋）

【白話】亡國的君主，必定是自大驕傲，簡慢賢士；必定是自作聰明，專獨剛愎；必定是輕視事務，無有防範而招致禍患。

【補充】商務印書館所印《群書治要》，有眉批「必下有自字」，而世界書局二〇一一年三月出版的《群書治要》則無。

故禮煩則不莊，業眾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卷三十九 呂氏春秋）

【白話】所以禮節繁瑣則不莊重，事業繁重則績效不彰，政令煩苛則群眾不聽從，禁令過於眾多，則會行不通。

三一五 鳥窮則囓，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逸。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卷十 孔子家語）

【白話】鳥被逼到了極點就要啄，獸被逼到了極點就要用爪奪取，人被逼到了極點就要欺詐，馬被逼到了極點就要逃奔。從古至今，沒有見過一個君王逼迫臣民到走投無路，而自身還能沒有危險的。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卷九 論語）

【白話】孔子說：「君子有三件應該警惕戒備的事：少年時，血氣尚未穩定，應該警戒，不要把精力放縱在色欲上；到壯年時，血氣正旺盛，應該警戒，不要爭強鬥勝，而應以此飽滿的體力精神用於正當的事業；到老年時，血氣已經衰退，應該警戒，不要貪得無厭。」

● 古人闔棺之日，然後誄[●]行，不以前善沒後惡也。（卷二十九 晉書上）

【白話】古人在蓋棺論定後才寫誄文來哀悼，不用以前的善行掩蓋後來的罪惡。

【註解】①誅：哀祭文之一種；乃累列死者生時德行、功業，所為之文辭。

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訓，人惟賢，鏡惟明。（卷四十六 申鑒）

【白話】君子用三種事物來自我明鑒：明鑒於前事，明鑒於他人，明鑒於銅鏡。以前事為明鑒，可吸取教訓；以他人為明鑒，可求得賢德；以銅鏡為明鑒，可看清自我。

五、應事

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踏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卷四十六 中論）

【白話】職位，是建立仁德的織機；權勢，是施行道義的梭子。聖人腳踏織機、手握梭子，編織成天地的教化風氣，使萬物順利生長，人們的倫理道德純正。

故聖人深居以避害，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作無作字而陷於刑，雖曲爲之備，不足以全身。（卷三十五 文子）

【白話】因此聖人深隱而居以避開禍患，默然靜觀以等待時機。常人不知道禍福從何而來，一有妄動，就會陷入災害，即使多方為之防備，也難以保全自己。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卷一 周易）

【白話】孔子說：「君子必先使自己本身安定，然後才可以有所行動；先使自己心平氣和，然後才開口說話；先以誠信待人，建立信譽，然後才可以對人有所要求。君子有了三項基本修養，與人必能和睦相處，無所偏失。」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卷九 論語）

【白話】孔子說：「君子在九個方面多用心考慮：看，考慮是否看得正確；聽，考慮是否聽得明白；臉色，考慮是否溫和；容貌態度，考慮是否謙恭；

說話，考慮是否忠誠老實；做事，考慮是否認真謹慎；有疑惑，考慮應該詢問請教別人；將發怒時，考慮是否會產生後患；見到財利，考慮是否合於仁義。」

君子博學而淺大戴禮淺作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欲先人，言欲後人，見利思辱，見難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卷三十五 曾子）

【白話】君子博學，而以淺薄自守；言語簡約，重在切實地履行。行動在別人之前，說話在別人之後；若有利可得，要想想是否會招來辱罵；面對困難，如果退縮逃避，要想想是否會招來辱罵；貪求嗜欲就想到羞恥；忿恨怨怒就想到禍患。君子終生小心翼翼地堅持這樣做。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卷九 論語）

【白話】孔子說：「君子致力於：說話慎重，而行動敏捷。」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跕，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卷十 孔子家語）

【白話】任何事情，事前有準備就可以成功，沒有準備就要失敗；說話先有

準備，就不會詞窮理屈站不住腳；做事先有準備，就不會遇到困難挫折；行事前的計畫先有定奪，就不會發生錯誤、後悔的事；做人的道理，心中有準繩，則不至於行不通。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毋欲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卷九 論語）

【白話】子夏當莒父縣的縣令，向孔子請示政事。孔子告訴他：「不要求其速成，不要著眼於小利益。因為求其速成，反而不能達成；見小利，則不能成就大事。」

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心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卷三十三 晏子）

【白話】我（晏嬰）聽說用一心一意可以事奉一百個君主，三心二意不能事奉好一個君主。三位君主皆不同心，而我晏子也並不是三心二意。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

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卷七 禮記）

【白話】國家沒有九年的儲備，叫做財用不足；沒有六年的儲備，叫做財用危機；沒有三年的儲備，叫做國家已不成為一個國家了。耕種三年，一定要有一年的餘糧；耕種九年，一定要有三年的餘糧。按三十年通算，即使遇到水旱之災的荒年，民眾也不會面有飢色，這樣，天子就能很安心的奏著音樂吃飯。

六、慎始終

●三六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卷三十四 老子）

【白話】審慎地面對事情的終結，一如開始時那樣慎重，就不會失敗。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國國作君。（卷三十三 晏子）

【白話】《詩經》上說：「人起初無不孜孜為善，到後來，卻很少能全始全

終。」由此觀之，如果人君不能行善到底，就不能成為一個好君王。

蒙以養正，聖功也。（卷一 周易）

【白話】蒙幼的時候培養成純正無邪的品行，這是至為神聖的功業。

七、養生

●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開開作供嗜欲，養生之末也。（卷三十五 文子）

【白話】養生之道，最上的在於修養精神，其次才是保養身體。神氣清朗，心念平和，自然周身康泰，這是養生的根本大事；若只是肥美外形，填滿肚腸，滿足嗜好欲望，這是養生的枝葉小事。

● 和神氣，懲思慮，避風濕，節飲食，適嗜欲，此壽考之方也。（卷四十五 昌言）

【白話】調和精神氣息，克制憂思苦慮，避開風濕之氣，節制飲食，嗜好欲

望適當而不過度，這些是長壽的良方。

陸、明辨

一、邪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卷九 論語）

【白話】孔子說：「君子能與大眾和諧相處，然而對事物的見解各異，不苟且贊同；小人曲從私黨，同流合污，然各自爭利，不能與人和睦相處。」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卷九 論語）

【白話】孔子說：「君子成全別人的善舉，不促成別人的惡行。小人則與此相反，見人做善事便嫉妒，見人做惡事便贊成，乃天理所不容。」

君子揜人之過以長善，小人毀人之善以爲功。（卷四十八 體論）

【白話】君子遮掩別人的過錯以長養自己的厚道善心，小人則詆毀他人的美德來標榜自己。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卷九 論語）

【白話】子貢說：「君子對人是否也有所憎惡？」孔子說：「有憎惡。憎惡宣揚他人壞處的人，憎惡居於下位而毀謗上位的人，憎惡有勇無禮的人，憎惡果敢而不通事理的人。」做人應該隱惡揚善；居於下位，看到上級有過失，應該勸諫，使他改正，多次勸諫而不聽從，可以離開，如果不勸諫，只在背後毀謗，就失去了忠厚之心；勇而無禮，容易以下犯上；果敢而不通事理，往往敗事，同時也傷害了人。

君子心有所定，計有所守；智不務多，務行其所知；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如不及。小人則不然，心不在乎道義之經，口不吐乎訓誥之言，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隨轉如流，不知所執。（卷四十八 體論）

【白話】君子心中有堅定的方向、信念，每次考慮、謀劃都遵循一定的原則。道理、智慧不貪求多，只要知道了就一定付諸實行；行動不求其多，但每個行動都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心安住在美好的信念中，像天性一樣自然

不勉強；踐行時，則唯恐來不及而精進努力。小人則不是這樣，心思不在道義的原則上，嘴裡說不出規範勸勉的話，不選擇賢者親近求教，以寄託身心，不努力行善，以使自己堅定，而是隨波逐流，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

二、人情

人有六情，失之則亂，從之則睦。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卷八 韓詩外傳）

【白話】人皆有喜、怒、哀、樂、好、惡六情，違背人民的六情，國家就會紊亂，順從便能帶來和諧。所以聖王教化民眾，一定依順人情，而用禮法加以節制；一定隨順其願望，而用義理加以制約。義理簡明而完備，禮法易行而有規則，同人情相距不遠，所以人民就很容易遵從國家的法令。

今彼有惡而已不見，無善而已愛之者，何也？智不周其惡，而義不能割其情

也。（卷四十七 劉廙政論）

【白話】現在身邊的小人有惡行而君主看不見，沒有善行而君主卻溺愛他，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智慧還沒有達到識別他們惡行的程度，而行道義的決心還不能達到割捨私情。

行善者則百姓悅，行惡者則子孫怨。是以明者，可以致遠，否者以失近。（卷四十 新語）

【白話】實行德政者，百姓歡悅；邪惡的統治者，連子孫也會怨恨。因此，聖明的君主可以使遠方的人歸附；邪惡的君主，連親近的人也會失去。

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卷五 春秋左氏傳中）

【白話】我聽說忠誠善良的行為可以減少怨恨的產生，沒有聽說倚仗權勢作威作福能防止怨恨的。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卷九 論語）

【白話】周公對兒子伯禽說：「君子不疏遠他的親族，不使大臣抱怨不獲所

用。老朋友如無惡逆等重大罪過，不要遺棄他。不要對一個人事事要求做到完善無缺。」

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眾，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純德無慝，其上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遠而已矣已矣作不近也三字。（卷四十六 申鑒）

【白話】君子所憎惡的有三種與眾人不同的行為：喜歡生事、喜歡製造奇詭怪異、喜歡改變規章準則。喜歡生事，就會製造事端而興師動眾；喜歡製造奇詭怪異，就會違背道義而惑亂風氣習俗；喜歡改變規章準則，就會輕視法令而擾亂行為標準。因此人的名聲暫且得到流傳並不顯得可貴，暫且做了難以做到的事也並不顯得可貴。純淨純善的德行沒有邪惡，這是最上等；伏住邪念不妄動，是次等；有妄念而不行動，行動而不遠離正道，遠離正道而能及時回頭，是再次等的；最下等的是與正道愈來愈遠而不自知。

三、才德

故曰，百言百當，不若舍趣而審仁義也。（卷三十五 文子）

【白話】所以說，與其推敲言語每次都得體恰當，還不如看是否合乎仁義。
故作者不尚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卷四十七
政要論）

【白話】所以作者著述不應崇尚文辭的華麗，貴在保存承傳道統；不追求聰
明巧飾，而擔心它會有傷義理。

四、朋黨

三十九

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卷三十九 呂氏春秋）

【白話】所以《尚書·洪範》篇說：「沒有偏私，不結朋黨，先王所行的正
道是如此平坦寬廣。」

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故其國不免於危亡」。（卷三十一 六韜）

【白話】國君把世俗所稱道的人當作有才能智慧的人，把世俗所詆毀的人當作不肖之人，那就會使黨羽眾多者被任用，不結黨者被擠退，這樣奸邪勢力相互勾結而埋沒賢才，忠臣無罪被處死，奸臣用虛名取得爵位，所以社會更加混亂，國家也就難免危亡了。

五、辨物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卷七 禮記）

【白話】對待賢者，要親近學習而又保持禮敬，內心畏服而又保持愛戴。對所愛之人要知其短處；對所惡之人要知其長處，且明白其有本性本善的良心。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卷九 論語）

三五九

【白話】孔子說：「君子神態平和安定而不驕傲，小人驕傲而神態不安詳。」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卷九 論語）

三五十

【白話】孔子說：「君子不因為一個人話說得有理而提拔他，也不因為一個人的品行欠佳而廢棄他有道理的話。」

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歐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廣，非特止於十也。（卷四十四 桓子新論）

【白話】得到十匹好馬，不如得到一位能相馬的伯樂；得到十把利劍，不如得到一位能打造好劍的歐冶子。得到很多好的物品，還不如得到少數善於識別物類的人。善於識別物類的人能搜集美好珍貴的物品，美好珍貴的東西就會愈增愈多，就不僅僅是十倍之數了。

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卷三十八 孫卿子）

【白話】古書上說：「不了解兒子，看看他的朋友就知道了；不了解君王，

看看他的左右近臣就知道了。」這就是相習同化的道理啊！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也。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息則謂水不勝火者，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卷三十七 孟子）

【白話】孟子說：「仁道必勝不仁，就像水可以撲滅火一樣。現在行仁道的人，如同拿一杯水去救一整車在燃燒的木柴，火不熄滅，就說水不能撲滅火，這種說法，又很大程度地助長了不仁的氣焰，結果連他們已行的這一點點仁都會消失的。」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卷一 周易）

【白話】將要陰謀叛變的人，說話時神色間有慚愧的顏色；心中有疑惑的人，因心神不定，故說話毫無條理，像樹枝一樣雜亂；善良吉祥的人，言辭真善而正直，很少說話；性情浮躁的人，他的言辭必定雜亂繁多；誣害善良的人，心中不安，故言不由衷，他的說辭便浮游不定；擅離職守的人，他的言辭必定屈曲不直。

三五五

國家將舊無將字補之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卷十七 漢書五)

【白話】國家將要發生違背道德的敗相，那麼上天就降下災害來譴責提醒人君；如果不知道自己反省，上天又出現一些怪異的事來警告，讓他心生畏懼；還不知道悔改，那麼傷害和敗亡就會降臨。由此可見，天對人君是仁愛的，希望幫助人君消弭禍亂。

六、因果

三五六

惟上帝弗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弗德罔大，墜厥宗。(卷二 尚書)

【白話】上帝賜福降災不常在一家，對行善的就賜給各種吉祥，對作惡的就降給各種災禍。你行德不怕小，即使是小德，天下的人也感到慶幸；你行不善，即使不大，也可能導致亡國。

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弗能加也。（卷十 孔子家語）

【白話】國家的存亡禍福，都是由國君自己決定的啊。積德行善，自然界的災害怪異也不能強加給人。

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必爲禍！（卷四十 賈子）

【白話】所以出現好徵兆卻胡作非為，吉祥反而會變成災禍！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弗可逭。（卷二 尚書）

【白話】自然的災害還是可以轉變的，只要人棄惡揚善；自身繼續造作罪業，仍不知悔改，災禍就不可能逃脫。

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卷三十四 老子）

【白話】聖人待人守柔處下，就好像掌握左契，只給與人而不向人索取。有德者待人如同聖人執左契一樣；無德者待人就如同執掌賦稅，只向人索取而不給與人。天道毫無偏私，永遠降福給與而不取，完全合於天道的善人。

【補充】古代借貸金錢、糧米等財物，以契作憑證。契分為左右兩半，左契由物主保存，右契由貸者保存。索物還物時，以兩契相合為憑據。「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意謂聖人永遠樂於付出，而對人一無所求。

【附錄】

文字及標點整理說明

一、文字

漢字是一種具有數千年歷史的文字，在漢字發展過程中，有些字有兩種以上的寫法，這些字可分為古今字、異體字、繁簡字。作為文白對照的繁體版書籍，本書用字遵循以下原則：

1、一般情況下，採用繁體中文(Big5)所認定的文字。下列括號內的字，均摘自天明本《群書治要》原文；括號前的字，則是本書所採用的字。

並嘗恥棄清爲
(并)(嘗)(耻)(弃)(清)(爲)

奸裸蒞真即眾
(奸)(裸)(莅)(真)(即)(衆)

別乃災鬥僞羣
(别)(迺)(灾)(鬥)(僞)(羣)

昏阨污跡慎鄰
(昏)(阨)(污)(迹)(慎)(鄰)

婚鰐睹既舉教
(婚)(鰐)(覩)(既)(舉)(教)

褒（襄） 沂（况） 棄（弃） 額（額） 腸（腸）

吝（妄） 劍（劒） 懈（慙） 糜（糜）

2、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

3、唐魏徵丞相等輯錄《群書治要》所依據的六十五部原著，均為唐貞觀以前的古籍經典，這些古籍經典在唐之後的千餘年，經過官方、學者的多次點校、勘誤、整理，故與當今出版的相應典籍有出入。我們推出這本《群書治要360》，旨在讓讀者領略《群書》的精神，故所選的三百六十段，依據《群書》原文及眉批，不作繁瑣考證。若因用字不同，而使句意與所引典籍原句區別較大，則在譯文後稍作補充說明。

二、標點

天明本《群書治要》的斷句，全部用「、」作為標誌。為便利讀者閱讀，本書遵循以下原則：

1、採用現代標點符號。

2、天明本《群書》的斷句，與現在通行的六十五部典籍斷句有出入時，遵循以下原則：若對句意沒有太大影響，則依據天明本《群書》斷句；若不同斷句，句意有差別，或天明本有明顯疏漏的，則參考所引典籍的通行讀本，以及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排印的《群書治要》，進行斷句。

發菩提心深信因果
讀誦大乘無量壽經
依教奉行勸進行者

癸酉元日 淨空

佛
清淨

慈悲於人無爭

於己無求 老實念佛

佛求生淨土

九三年五月



財富是果財施是因聰明
智慧是果法施是因健康
長壽是果喜畏布施是因
脩三因者必得三果

六和念佛堂

住如來家

修六和敬

一者見和同解

二者戒和同修

三者身和同住

四者口和無諍

五者意和同悅

六者利和同均

釋淨空敬書



